

浪花

文艺性月刊第九期

9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2263
吉隆坡合衆承印



AA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AA

浪花

第九期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編者：浪花編輯部
 承印者：吉隆坡合眾印務局
 出版日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263)

目

錄

- (一) 論我國的詩歌創作……………揚 (1-4)
- (二) 學貴有恆論……………黃迪 (4)
- (三) 天堂?地獄?人間?……………軍 (5-6)
- (四) 遠方來訊……………銳軍 (7)
- (五) 土地的話……………燕螢 (7)
- (六) 祖國頌歌……………文 (8-9)
- (七) 一個榜樣—留英南大全學
為追念鳳春而作…………… (9)
- (八) 中國的高爾基—魯迅……………依柴 (10-11)
- (九) 漫談「變」……………林浪 (11)
- (十) 罪惡的債—獨幕劇……………小台 (12-13)
- (十一) 吹銷雜記……………笨拙 (14)
- (十二) 當領袖的秘訣……………人夫 (15)
- (十三) 一首動人的歌……………嶄青 (15)
- (十四) 甲午風雲(續)—轉載電影故事…………… (16-18)
- (十五) 當我愛上了你……………林志 (19)
- (十六) 詩人頌……………吳陽 (19)
- (十七) 響應李政君的呼聲……………老者 (10)
- (十八) 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一鳴 (21)
- (十九) 火的道路……………史 (22-25)
- (二十) 漫步所得……………雪生 (25)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劇，寓言，童話等。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二)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用兩面。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四)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五)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封。
(六)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地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七)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八) 請勿一稿兩投。
(九)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AA

JAYAKAN BAHASA KEBANGSAAN

AA



論

我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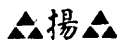
的

詩

歌

創

作



作為詩歌的愛好者，我閱讀了不少的詩篇，尤其是我國詩作者的作品。其中有些會使我歡欣、感動，但也有些使我失望、不滿。我想，將我這些歡欣與失望表達出來，對我國當前詩歌面對的問題提出淺見，應該比蘊藏在心中要好得多吧。但由於自己理論水平、業務水平的低淺，加以參考資料的短缺，以下的評述一定不會是什麼精闢高見，希望被提及的詩作者加以指教和原諒。

我國詩歌的處境和現狀

詩歌（這裡指新現實主義詩歌）是反映社會本質、刻劃現實生活和指示社會發展的有力武器，詩人也就毫無疑問地必須服從這個原則，他們應當不僅要認識生活，而且要知道怎樣去看待生活。詩人的思想、品質和性格，在他的詩作品裡必然也反映出來，這就構成一種要求，即詩人必須嚴格要求自己，這就構成一種要求，即詩人必須嚴格要求自己，這就構成一種要求，即詩人必須嚴格要求自己。

我國的詩歌當前正處在低潮和窒息之中，許多的新現實主義詩歌雖出現過，但是也只是曇花一現，影響也不大；而大量的公式主義的、混亂迷惘及立場不正確的所謂「詩」，却充塞整個本已荒曠的詩壇。這當然與時局發展有密切關係。但同時也反映了我國社會的腐朽與黑暗。另一方面，詩作者大多數是靠自己的掙扎與摸索而進行創作的，文藝批評（尤其是詩歌批評）不僅少見，而且很薄弱。除了星洲的詩壇在某個時期比較活潑有生氣之外，我國的詩壇是寂寞的、混亂的。

我贊同雷剛君在「談詩的創作問題」（見半山

月刊第三期）中所提到的當前詩壇的主要缺點，即公式主義作品的存在，所謂公式主義，指的是詩作品中的概念化、口號化以及無原則模仿的傾向；在這裡我想舉出一些詩作為例子：

華巫印民族和平共處，相親相愛
團結一致，萬眾一心

保衛國土，抵抗強橫，消滅敵人
促進人人平等，建設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看呵！華巫印民族的血液
融匯成一體：已變成銅，已變成鋼

三大民族團結一致，萬眾一心，牢不可破
共同建設新的樂園，人間的天堂

（以耘：「歡唱」——半山月刊第五期）
恕我不客氣的說，這簡直是把口號排列分行、並非什麼「詩」的！當然以耘君可能有着良好的創作動機和題材，但却犯了嚴重的公式主義的毛病。

又如這一首「詩」：
太陽驅走了黑暗，
和平驅逐戰爭；
真理戰勝醜惡，
自由的光芒永恆不滅。

時代的鼓手呀！
握緊你的鼓錘；
唱出和平之歌，
讓天下人民安居樂業。

（陳德生：「時代的鼓手」——半山月刊

第二期）
誰不曉得「太陽驅走了黑暗」、「真理戰勝醜惡」之類的話呢？老實說，這只是概念、詞語的堆砌吧了，就如這首「詩」一樣的無意義：

年青時代是寶貴的
生活多麼美好
景色這樣優美
美妙的歌聲
友情值得珍惜
不要浪費時間

（見馮定山先生「新詩淺讀」之舉例）
我們不難看到，除了公式主義的毛病外，由於時局的變動和發展，許多詩作者掌握不住方向，分析不清問題，因而混亂迷惘及立場不明確等毛病也存在着。例如：

親愛的花蒂瑪，
我應祖國的號召，
爬山越嶺過海洋；
到那砂勝越的伊朗山，
保衛祖國的邊疆。

……
為了祖國的邊疆受到侵犯，
為了不使同胞受敵人迫害，
為了正義我必須上前反抗！

（王維建：「叮嚀」——七月廿四日青年
文藝版）

祖國是應該保衛的，敵人是應該打擊的，但是到底「到那砂勝越的伊朗山」，是不是就真的是「

保衛祖國的邊疆」了呢？如果爲了慷慨激昂，我們盡可不顧事實嗎？當前「愛國」及「效忠」之類的問題，我們是有必要認清的，否則將變成「盲目愛國」，而其實是成爲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亞洲人打亞洲人」政策下的犧牲品！另外一首詩也反映了當前我國某些詩作者立場不明確、思路混亂的毛病：

大風吹，海鷗在空中劃字
妳掛熱淚於我赤裸的胸口

驕傲的熱淚，透明的瓔珞
不知道又是什麼模樣的別離
妻，別把心也掛在我的身上
我不在，你應該擁抱那光榮的日子
且告訴兒子：父親殺敵去了

侵略之日，刀俎君臨
我們有做百姓的痛苦

多謝妳縫好惹色我的征衣
憑血肉之軀，我冀望着幾寸土

（牧羊奴：「臨行的話」——五月廿九日
青年文藝版）

在目前來說，「殺敵」、「侵略」等字眼必又是與「到砂勝越去」分不開的吧，若然則牧羊奴君「冀望着幾寸土」即是指砂勝越邊境吧？看不清當前局勢的真相，這真是我們的詩作者的悲哀！

我們的詩作者不應隨着一些當權者的指揮棒吶喊，而是要堅決的站在新現實主義、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把人民當前及長遠的利益結合起來，更深刻地觀察社會本質，把祖國的真實面貌刻劃出來！就拿「祖國」作題材，我們試比較前兩首詩（「叮嚀」及「臨行的話」）與下列這首詩的差異：

呵，我底祖國！
無邊的黑色中，

响徹着吡叻河的怒號！
屹立着傷痕纍纍的膠林！
詭譎和欺壓佔有了國土，

到處川流着創痛的靈魂！

在颯颯風訊裡，

我聽到了人民在呼喚！

自由的火浪正醞釀着！

正義的洪流正沸騰着！

（青迨：「我的祖國」——半山月刊第五期）

讀了前兩首，人們會覺得彷彿祖國目前正處在被侵略的戰爭狀態，國內是上下一心、和衷共濟的；但「我的祖國」却向我們控訴「傷痕纍纍的膠林」，對「詭譎」、「欺壓」和「創痛的靈魂」存在我們的祖國表示了悲憤和鞭策！它也爲「人民在呼喚」而歡欣，爲「自由的火浪」、「正義的洪流」而歌唱！一切正直的人們會看到，祖國今天的真正處境不是所謂「保衛國土」、「反抗殺敵」，而是國內不民主、不自由、壓迫剝削等等不合理現象，——我要強調的說，我們的詩作者不必也不應充當當權者的應聲蟲，我們應當做時代的號角，人民的歌手，真理的傳播者！我們必須正視當前詩歌創作中存在的公式主義、混亂迷惘及立場不明確等缺點，從而尋找出正確的道路。

詩歌創作技巧淺評

關於詩歌創作問題，我在這裡打算着重談談技巧問題。當然技巧又是思想方法問題，正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立場是成功的技巧的重要因素，這是毫無疑問的罷。

首先，詩歌創作和感情有很密切的關係。很多人知道感情的重要，但仍有很多人用虛偽的感情來寫詩，不管詩作者創作動機怎把善良，這首詩總是失敗的。我們試讀這首「神女」：

她們的靈魂並沒有出賣，
善良的心依舊充滿着愛；

是殘酷無情的生活鞭子，
叫她們過那賣肉的陰暗日子。

生命的火焰並不會熄滅，
她們的心呵異常的熾熱；
良知，同情在她們心裡——
忍辱邀（？）苦地接受磨折。

因爲不讓生命瞬即逝，
因爲要使第二代擺脫苦難，
因爲腦際永存一線希望，
希望，希望不幸的時代早日消逝。

時代底怒潮呀終於來臨，
掃蕩數千年堆積底罪孽；
舒一舒她們心間的愛與恨，
換一換她們不願過的生活！

（唐之一：「神女」——半山月刊第一期）

這首詩裡「感情豐富」的字眼是不少的，如：靈魂、善良的心，生活鞭子、賣肉、生命的火焰、良知、忍辱熬苦、擺脫苦難、時代底怒潮、罪孽等，（原詩中這類字眼還很多）但我們不難看到，這只是作者在「吶喊」，在「假哭」，全詩裡充滿着不真摯的感情；我們不願使作者傷心，但我們要求作者注意：他本身並不瞭解神女的真正苦楚，他只知道應當寫詩爲她們一哭，但却把她們寫成有「異常熾熱」的心和良知的呼叫者，會在心裡意識地堅持「不出賣靈魂」、「不讓生命瞬即逝」，這是不真實的。

我們再讀讀這首詩：

油燈昏黃，香煙孃孃，
破箱破凳一起排。
苦力也來，紅巾也來，
一聲聲竭力地嘶啞，
一點點築高生命的債台。

老花眼鏡射出一綫殘暉，
隨着烏煙衝向黑濛的天海；
要金箍棒掃爛冷淡的市街；

星星月亮眨眼的深處，
果真有個萬能的天才？

但濃煙濃茶熬不住：

一次乾咳，一口濃痰，

縮短了旅程早見閻王。

一道辛酸閃過黑黢的臉，

閃出了幾滴清淚落下講台。

（林波：「說書人」——五月廿二日青年

文藝版）

同樣是描繪我國現社會裡被遺忘、被殘踏的不幸者，但這首「說書人」的感情却是具有感染力的，它沒有橫眉怒目的詛咒，但我們讀了却在心底深處喚起悲憤、同情的共鳴；可是作者並沒有運用什麼「感情豐富」的字眼充塞在詩中，却成功地完成詩歌的感染作用，（當然這絕非說此詩是獨一無二的傑作）

因而，我們的詩作者有必要加強對生活的深刻的認識，有明顯的愛憎，這樣才能培養真實的感情。具有了真實的感情，再掌握了技巧，我們就必定會寫出更多的新現實主義的詩歌來。

我們也來談談詩歌中的節奏問題。很多人以為新詩既不論平仄，不限字數，不講押韻，可用俗語等，體裁自由了，因此誰都可以自由地「寫詩」了；在我國的詩壇上就泛濫着不少「自由」的詩；可是這些詩作者不明白詩歌的一個重要原素是音樂性的節奏，及由此產生的和諧。我們且把所謂新文學大師胡適的所謂的「新詩」拿來解剖吧。如他的「人力車夫」：

「車子！車子！」車來如飛。

容看車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

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

你車，我心裡悽慘。」

車夫告客，「……」

正如成仿吾先生對他所下的評語：「這簡直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既談不上詩歌的節奏，感情又完全偽裝，真是「作詩如作文」的「胡適之體」，（胡適自稱）真是對新詩的污辱！

詩歌所需的節奏的諧並不是單純要求「押韻」，但很多詩作者誤解了這一點。讓我們讀讀這首詩：

……

奈何橋新添一批冤魂，

義山頂多了十四座嶄新墳墓。

淒風苦雨，

刮洗不去墓中一縷縷怨氣……

從此，多難底人間又寫上一頁辛酸史，
勞苦的工人失去了十四個伴侶，

這是祖國底大損失！

——因為彭工是祖國經濟命脈的掌握者啊！

（劍台：「悼」——半月刊第六期）

本來，這種為不幸者哀號、控訴的內容應該用適當的節奏來表達，才能有感人的力量，但上述的詩却成了說教和嘮叨，顯得軟弱無力了。節奏是從內容出發的，只有適當地表達內容的節奏才能產生和諧，也才能稱為好的節奏。例如白崗君的「當門爭開始的時候」：

當門爭開始的時候

把鮮明的旗幟升起來

像戰鬥的堅守要塞

最後一個人也要堅持下去

當人民像浪濤般怒吼時

湧進去，湧進浪濤中去

讓力量壯大起來

去沖倒壓迫的高牆

……

表現戰鬥和堅強的意志最好的節奏是：簡練、

有力，這首詩基本上做到了這點；同時它又照顧到了和諧，所以我們讀來朗朗上口、緊湊有力。這說明了在詩歌創作時必須重視節奏對表現內容、產生和諧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的詩作者應當努力從民歌民謠及優秀詩人的作品中學習。

詩歌創作中如何運用語言和表現主題也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概括的說，這也就是寫作技巧的問題。我國詩歌創作（其他文藝形式也如此）一向來就秉承着現實主義的文藝方向，並且今後還要進一步遵循新現實主義的道路，為我國的民主、獨立、富強和平等而努力；因而，我們的詩歌創作的技巧問題就不能同一般反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的技巧等同看待了。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堅持技巧是掌握思想方法、表現社會（現實）本質的能力之問題，技巧必須同羣衆的生活、思想感情及利益結合起來。

可惜還有不少詩作者誤解了技巧的意義和作用，他們把技巧誤解為辭藻的堆砌，因而犯了「技巧病」，例如牧犛奴君的「禁地」：

……

人生是光亮和陰影的組合，

八年前你亦知泥沙外有太陽；

英氣圍住兩顆智慧的水晶球，

嘴唇的重疊含一片倔強，一片剛毅，

及膝的兩臂正是淬火的好劍鐵

肩的濶度足可挑起一家憂愁

究竟是那一團馨竹難宣的蒙蔽

導你開荼毒之瓶，失魂於陰影

要讓黑河水洗滌沾身的污穢

是誰施撒無法挽救的悲慘的種子

迫你衝動着猛猛的跳火山之姿

堵塞生命的長流

哭聲泛濫，淹溺雙親。

（七月廿四日青年文藝版）

作者在這詩裡並沒有運用技巧去表達感情和內容，而僅僅是借用辭藻來濟其運用語言和表現主題

之窮！我們若把詩中這些辭句：光亮和陰影的組合、嘴唇的重疊、卒（火旁）火的好劍鐵、挑起一家憂愁、罄竹難宣的蒙蔽、荼毒之瓶、悲慘的種子、跳火山之姿、生命的長流等剔除，通篇所剩下的就空洞無物了。（其中一些辭語很生硬，有的也不大通順）我們認為，好的為人民所喜見樂聞的詩歌應該是樸素、淺易而又富有思想感情的，能夠具備這些條件的詩歌就是有技巧的詩歌。堆砌辭藻、追求華麗或神奇的形式根本不是技巧，因為它忽視了詩歌創作技巧與生活現實的密切關係。

不過，樸素、簡練的詩篇也不是沒有。一些與人民羣衆的生活較接近或有着堅貞的豪情壯志的詩歌是值得廣大讀者給以適當評價的。舉例來說，像原甸君的「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柯天君的「牆邊短笛」，雷金君的「我永遠站在祖國的土地上」等；可惜最近我們很難再見到這些詩作者的好作品，我們希望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也能為我們的時代和人民繼續寫作。最近的詩歌創作中，以我個人的見解來說，秦亞留君的「一個年青夢夫的農」（六月廿四日青年文藝版）及石堅君的「學生樓之歌」（半月月刊第三期）在這荒曠的詩壇上可算是樸素、簡練的詩。

臧克家先生曾說過：「句子要深刻，但要深刻到家，深刻到淺易的程度。」這教導我們要更形象地表現事物，就要學會寫得深刻，雖然看似淺易。他的名詩「有的人」就是一個深刻到了淺易程度的典型：

有的人活着，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着。

把名字刻在石頭上的，
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在我們年輕的詩壇上，像這類樸素、深刻、矯健的成功詩篇當然很少，但我們相信只要詩作者遵循新現實主義方向，能深刻觀察生活現實，把技巧同人民的生活、思想相結合，並不斷學習先進詩人的經驗，我們這個熱火朝天的大時代絕不會在我們的詩人筆下毫無痕迹地過去，更多為我國人民所喜愛的、為幸福的明天而奮鬥的詩篇就一定會踴現！

詩歌創作的方向

隨着我國時勢的發展，文藝運動也必然要時時在曲折複雜地發展，作為文藝一部份的詩歌，也應當在惡劣的環境下發揮它的號角的作用。

從上面的探究中，我們大致上明瞭我國詩歌創作當前的狀況，從而我們可以探索出詩歌創作的方向。

首先，我們的詩歌工作者（包括詩作者、詩評批評工作者）要能摒棄公式主義的傾向，堅決在思想立場上清除對祖國、人民的前途缺乏信心的傾向，不為某些事物的假象所困惑而動搖、消沉甚至脫離人民，而是應當把詩歌創作同生活現實結合起來，加強對新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和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認識，這樣才不會迷失方向。

其次，我們應當進一步把自己同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距離縮短，想辦法從各方面深入現實、深入人民的生活。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結構迅速解體、社會分化迅速加深、外國壟斷日益嚴重的轉捩點，社會生活中湧現着許多詩歌創作的題材，要求我們發掘和擇用這些創作的源泉，來反映我國日益銳變的面貌和人民力量的茁壯長成！

最後一點是：我們的詩歌創作方面也必須注重在主觀努力上，加強對詩歌創作技巧的掌握，先進詩人的作品是我們學習和吸取技巧的源泉之一，但對於我國的詩歌創作開展「技巧」的批評，從而去蕪存精，建立自己的獨特的、適應祖國人民需要的詩歌創作的風格、新方法，是完全必要而且可

能的。

學貴有恆論

假如以五分鐘熱度的態度步入學習的海洋，我們怎能達到海洋的彼岸呢？學海如淵，求學問是一件壯大的工程，非一日一月甚至一年一世所能完成的。生命渺小而學問壯大，窺我們畢生的精力也只能摸到一沙一石，假如我們只學到一點就懶散起來甚至放棄了求學的事業，結果我們的人生也只是和禽獸無異，生命只在渾渾噩噩中溜過。

因此，不斷的學習，有恆心的學習才是求學問的首要條件，大前提。任你多麼聰明多麼智慧，假如不努力，結果不外一名庸碌之士，毫無出息。有一天，你的聰明和智慧終因懶散而褪色。刀不磨，不用，終會生鏽。

偉大人物都在不斷努力學習中造成。假如高爾基少年時代不在那種萬般艱難的環境下澈夜苦學，他永遠不會成為俄國的大文豪。假如林肯在做店員時不苦心修養自身學問，他到死也不外是一個店員，決不會做到著名的律師和名垂百世的總統。

庸人才會自滿於自己固有的一點學問而放棄學習。今天在馬來亞，人們讀書只是為了考試，拿文憑；一拿到文憑就自以為不需再學習了。這種可憐的懶散的觀念造成國家在學術上的落後，幾百年來難得出現一個偉人，即使在將來，假如風氣不改，這種情形亦不兩樣。

從偉人與凡人的對比可以看出有恆心學習與無恆心學習的結果，相差是那麼巨大。所以，假如是真正要求學問，就必須作重大的努力，意料不到的收穫將緊隨而至。要想成爲一個真正的人，只有恆心地努力學習，沒有別的捷徑。「學海如淵」還有一句，就是：「唯勤是岸」。

· 黃迪 ·



人間？

地獄？

天堂？

◁ 軍 ▷

我夢見我的鬼魂痛苦地離開我，逐漸冷卻的軀殼。在深夜的淒風苦雨中，它橫臥在那無遮擋的牆角下。我穿着一件襤褸不堪的短褲，赤着上身和雙足，拿着破碎，戰戰兢兢地走入地獄之門。

一個手執鋼叉的鬼卒走進來了。他生得滿面橫肉，面色青慘慘的，兩隻犬牙特別地從那血盆大口中突了出來；頭髮是長長的，連指甲也是長長的，而且很尖銳。全身是毛茸茸的，除了在腰間圍上了一塊獸皮外，也是赤裸裸的。

我一見之下，正想逃跑，然而由於生前是個活活餓死和病死的，因此腳酸腿軟，要跑也跑不動了。他粗暴地捉住我，在我的褲袋裡一陣亂摸，什麼也沒有，很憤怒地在我背後踢了一腳，我跌倒在在地上，差點暈死過去。他把我拉了起來，拿出一個手銬把我銬住了，拉了就走。我只覺得滿身酸痛，欲哭無淚跌跌爬爬地跟着他走。爲了擦掉臉上在跌倒時所沾上的塵埃，我用左手去抹，但覺一陣劇痛攻心，原來臉上竟在跌倒時被擦破了許多處。「奇怪！」我心想：「爲什麼竟然沒有血流出來？」但不久我也就明白了，原來在我生前已經沒有血液在我體內了——都被資本家吸乾了。

我想起我在生前被咬過的一隻富豪的狼狗，它的外型和這個鬼卒簡直沒有多大的分別。狗究竟是不怕冷的，儘管沒有穿衣服。

我向四週環視。這時我們是走到了地獄中心了。到處是一片繁華的景象，到處是堂皇富麗的高樓大廈；馬路上車水馬龍，然而就是看不到公共汽車、三輪車、「的士」和腳踏車！到處仕女如雲，紳士滿街，都是滿身珠光寶氣，或西裝筆挺的，然而但看不到我的伙伴——一個窮人、一個小販、一個腳夫、一個苦力、一個工人、一個農人或甚至一個乞丐。不過在這裡酒吧、夜總會、按摩院、……的招牌却滿目皆是。我想，在這些酒吧、舞廳、按摩院……之中或許我可以找到我的朋友吧！不管是酒吧女郎、舞女、按摩女郎、妓女……都好。然而，我又不肯肯定了——這到底是人間呢，地獄呢，或是天堂？若說是人間吧，這和一般的大都市又有什麼分別？可是我明明是活活餓死了、病死了；若說是地獄吧，這一切又是那麼的繁華，簡直比理想中的社會還要進步；若說是天堂吧……「對！這是天堂！一定是天堂！哈哈！我登上天堂了！這真叫『善有善報』」。我得意忘形，不禁「哈哈」地大笑起來。

忽然一記沉重的巨靈之掌，打得我眼前金星亂迸，差點昏倒下去。我知道那是誰幹的「好事」，不過我也不大介意了。幸福的預感充滿了我的腦袋。想不到我受壓迫、受凌辱、受剝削、受欺騙了一生，在死後竟然也

有翻身的一天！

「哼！你笑什麼？討打嗎？窮鬼。」那鬼卒惡狠狠地罵道，全時露出詫異之色。

「對不起，老兄，我太高興了……我可以去吃點東西嗎？說真的，我已經五天沒吃東西了。」當我想到我是一個「餓死鬼」時，不禁感到有點慚愧。

「哈哈！你在做夢。你還想吃飯？你有錢嗎？」

「沒有，不過……老兄，在天堂上窮人和富人不是一律平等嗎？」

「哈哈……！天堂？不錯，這是天堂，但只是富人的天堂，却不是你們這些下賤窮鬼的天堂，……唔！你們的「天堂」也是有的，不過却不在此處，走！」

我聽了這句話，半信半疑，勉強鼓起餘力，蹣跚地跟着走了。我的那個破破，不知伴了我多少歲月，現在却居然被拋棄在馬路上，轉動着，終於跌入一條溝渠裡了。

昏昏沉沉中，總不究竟走了多少路，但覺得我實在不能走的時候，終於在一間龐大宏偉的建築物前停了下來。我抬頭一看，正門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地獄法庭」。

「什麼？我死了還要上法庭？」我大吃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但覺一陣暈眩，彷彿又看到了人間法官，警察、律師的那幾副兇惡狡猾的嘴臉。那鬼卒明明欺我老無力，拉着手銬忽然向前一陣疾奔，我跟不上，我倒在地，便被拖死一樣拖着走，直

到門階爲止。兩個荷戟守門的鬼卒，都微微一笑。也許在他們看來，這是司空見慣的，不以爲新鮮了。那個拖着鬼卒則得意哈哈大笑，沒聲如豺狼聲一樣難聽。我大吃一驚，本能地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便想逃跑，因爲這種笑聲和人間警察在驅趕我後所發出的得意笑聲簡直一模一樣。我是吃夠警察的苦頭的了。然而我忘記了我被鏢着的。那鬼卒把我拖了回來，又嘗了我一巴掌，便像牽着一條牛一樣把我拖進了法庭。

「這是怎麼搞的？怎麼天堂上的人竟然和人間的一樣粗暴？」我在痛楚之餘，實在感到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走過了幾重戒備森嚴的過道，我們到了公堂。公堂上的正樑上，懸掛着一面金牌，上面寫着：「公正嚴明」。我心中一喜，彷彿覺得有了申訴我。我一生悲慘生涯的機會了。我在生前是多麼的渴望着「公正」這東西，然而我得不到。我只有被剝削，被鄙視，被壓迫，被驅趕，而沒有應享的權利。我痛哭，我抗議，却被富人當瘋子、豬狗看待，不理不睬。啊！公正，我最親愛，渴望，需要的公正，你終於來臨了。我私心發出一陣快樂的歡呼——哈……哈……

第二件引起我注意的是公堂前的一個油鍋。鍋下正燃着熊熊烈火，鍋上青煙蒸騰。「這是幹什麼的？」我想「是不是用來「炸」壞人的？」對，一定是用來「炸」壞人的，「炸」剝削者的，「炸」迫害者的，「炸」吸血鬼的。我更加高興了，彷彿得到了

最滿意的報復，身體輕盈的像飛了起來。哈！「惡有惡報」，古語說得實在不錯。

第三件引起我注意的是兩排拿着鋼叉分立兩旁的鬼卒，個個糊着臉毫無表情，有如鬼神惡煞般。然而我却一反平時一見即逃之心，反而不禁產生了一絲的親切感。向你們致敬，正義的執行者！

「你就是那個活得不耐煩的林三祥嗎？」一個宏亮的聲音忽然在庭中響了起來。我大吃一驚，忙向四週張望，但見「法庭」深處青煙繚繞，然隱約間可見有一排「人」坐着。

「是……！哦，不！大人，我不是自殺死的，是活活餓死的，病死的，冷死的，雨淋死的貧血死的……」

「哈哈……！是餓死的？笑話！我活了這一生，還不知道什麼是「餓」。」「餓」難會使人沒有女人玩、沒有「威士忌」喝更難受嗎？明明是一片胡言，「另一個聲音響了起來。

「對！錢兄，我就不明白那些糟王八蛋，爲什麼這麼蠢。巴利裡、商店裡的豬肉、雞鴨、燕窩、海參不會去買來吃，却寧願什麼「被活活餓死」？如果是我，我才不這樣笨。我每天至少要吃一隻雞，一隻豬腿，三兩「燕窩」……總之，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要吃什麼，就吃什麼！另一個人的口氣。

「還有他說什麼病死的，真是大笑話。現代醫術昌明，他病了難道不會去請醫生看嗎？馬來亞的醫生醫不好，難道不會去美國或澳洲嗎？」

「他還說是什麼冷死的？在熱帶也會冷死人，可見他懶惰買大衣。我

的大衣至少有五十件，每件至少值五百元。」

「嗯！他剛才還說是什麼被雨淋死的，真是笨極了。反正高樓大廈有的是，爲什麼他不會去住呢？」……

我氣得發暈，想不到這些「青天老爺」竟然都是一些不知人間痛苦，不知飢餓味道、不知窮人無錢醫病之苦、不知無衣穿之困、無片瓦遮頭之慘的「天之驕子」。我心知自己必然是兇多吉少了。果然不久——

「好了！林三祥，現在本座根據各位陪審員的意見判決你有自殺之罪，理由是你臨死前不買魚肉吃、不請醫生看病、不買大衣穿、不住洋房遮雨、不買補品醫貧血症，而讓你的生命自由完結。你將受到油炸的刑罰。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的眼前忽然一陣昏黑，腦中一陣天旋地轉，猝然倒下……

當我醒來時，發覺到我自己已經被兩個面目猙獰的鬼卒挾着走向油鍋。油鍋上的油正在沸騰翻滾。我想不到我生前在社會上沒有生存的權力，但在死後的地獄中仍然要被「油炸」。公正啊！您在那裏？正義啊！您躲在何方？啊！難道窮人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力嗎？難道世上千千萬萬萬萬千的窮人就應該在給資本家剝削，吸血而死後，還要被下油鍋？

我感到義憤膺胸，掙扎着狂叫着：

「你們太不講理了。我們窮人如

果有錢去買魚肉、洋房、汽車、補品和請醫生的話，我們也不至悲慘至斯！」

「嘻嘻……：笑聲就在我的背後發出。我回頭一看，只見我的背後站立着五、六個人，老少不等，個個服飾雍貴，肥頭胖耳，紅光滿面，眼睛射出貪婪的光芒，正如人間的資本家們的眼光。他們的手上都拿着個盤，還有一把銀刀和銀叉。有的已因等得不耐煩而在跺着腳。

我心中一凜馬上聯想起有一次在一間豪華別墅的門外偷看一個「嬌滴滴」的「千金小姐」慶祝二八誕辰時的情景。那時賀客們在切蛋糕的時候，他們的動作和神情正和這些「青天老爺」正義的執行者差不了多少。難道他們要把我當蛋糕吃掉？他們也會吃人？嗚呼！正義的執行者，社會的賢達「尊貴」的資本家！

「哼！要錢有什麼困難？我上次在我的錫礦場一律減薪二十巴仙，結果三年後我省下了好幾萬元，把這幾萬元拿去投資，又賺了十多萬，現在我的資產至少也有三百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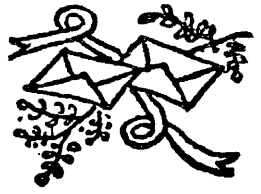
「這有什麼稀奇，我只要幹一次國際走私，包管有四五十萬元賺。」

「我生前共娶過十五位太太，情婦嗎？記不起來了，大概有五十位以上吧？每一次花在情婦和太太身上的錢，就超過二萬。打一次牌，至少也得有三兩萬的輸贏。」

「我的家產至少也有一千萬吧？記不起了，好像是有八個數字的。」

……

「可是，難道我們窮人沒有錢，就不應該生存，而應該死，應該被你們勞役，應該被你們少數富豪剝削、油炸、甚至吃掉？」我在我的頭殼碰到沸油前發出最後的抗議。



遠方來訊

——銳軍——

×年×月×日，我收到一封寄自遠方的信，信封上這樣寫着：「給世上凡有正義感、有天地良心的人」。信中字體潦草，雖然是在匆忙中寫成的。茲錄之如下，以供天下凡有正義感、有天地良心的人共覽：

「親愛的朋友們：

當我的這封信到達你們的手裡時，可能我已經死在敵人的槍炮下，敵人正踏在我的屍體上發出勝利者的狞笑，用刺刀把我的屍體亂刺一通——他們深恐我還未死，然後把我和戰友們的屍體棄諸荒山野嶺，任虎狼吞食；或許我和戰友們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殺滅了成千上萬的敵人；也許我和戰友們正在和敵人展開生死戰，踏着敵人和戰友的屍骸，挺着刺刀，向前衝殺；或許我已身在俘虜營，在受着敵人的殘酷刑法……但或生或死，這無所謂，因為在我身後還有着無數的英勇戰友——祖國的解放鬥士。

今天晚上，我和戰友們收拾好行裝，槍桿裝上子彈，擦亮刺刀，準備迎接明天的廝殺。我們沒有悲傷，唯有憤怒；沒有畏懼，只有仇恨，只有熱血奔騰。留守的戰友為我們送行，我們惟有化悲憤為力量，化哀傷為激

昂，引吭高歌。過去數不清的戰鬥，已在我們的心中，築起一個堅強的信念——敵人一天不被從祖國的土地上驅除、消滅，我們就永無歡樂，永無翻身之日。祖國全部的兒女，我親愛的同胞，正在敵人的槍尖下，被蹂躪得婉轉哀啼。在敵機的轟炸下，多少村莊被毀光？在敵人的暴行下，多少房屋被燒光？在敵人的淫威下，多少同胞被屠殺，多少同胞家破人亡？多少資源被毀滅，多少無辜的婦孺遭殃？！

夜，深沉；風，轉急。林濤在呼嘯，夜虫在悲鳴。天上沒有月亮，也看不見星星。我獨自徘徊在營地邊，享受這片刻的寧靜。戰友們都睡了，只剩下那可敬的哨兵，冒着寒風，在幕下巡行。

明天，或者我將一去不回，含笑地死在祖國的懷抱中。那時，只能見到血在噴，人在倒，戰火在燃燒；戰友們冒着槍林彈雨，在屍體挺進。刺刀在烈陽下閃爍，機槍如驟雨般縱橫掃射；炮聲轟轟，震撼天宇，吼聲翻騰，若折江河；炮彈呼嘯，勢奔雷電……

這吼聲，是祖國英勇的人民在保

衛家國、在抵抗侵略者的鬥爭中的怒吼。那些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無恥強盜，挾其堅甲利兵，遠涉重洋，巡獵在祖國芬芳的土地上。於是，人民變成了野豬、山羊、禽畜變成了兔子。在敵人的版圖中，添上了新的一州——那是祖國的錦繡山河，我們的母親土地；在敵人的資產負債表上，資產平白多加上一筆可觀的數字——這是祖國的資源，祖國的經濟價值。

那殘暴的強盜置人民生命於股掌之上，或生或死隨其意念之間。「我今天打死三百二十八隻小野兔」，「我今天殺死七千九百八十六隻野豬」……可憐在敵人的「三光」政策下，祖國芬芳美麗的土地，如今是一片焦土，壁斷垣殘，遍地荊屍！

啊！看，在那蔚藍的天空中，正有一羣銀鳥在下銀蛋。在颯颯風聲裡，我可聽到地上人們在哀號、在呻吟、在悲惶流淚；我可見到那裡正紅光冲天，天地為愁！

這是命運造成的嗎？是上帝規定弱小民族要受此浩劫，任人欺凌，屠殺、剝削！

為什麼祖國抗戰數十年，仍不能擺脫外來的桎梏？是被屠人數尚不足數？是所有房屋尚未燒盡？是國家財源尚未剝盡？是國家主權尚未奪盡？！

然而，侵略下必有抵抗，壓迫下必有反抗。縱然敵人船堅炮利，載着百萬雄師，開臨祖國，但我們有的是正義，有的是熱血，有的是犧牲精神，只要和敵人週旋到底，抗戰到底，我相信必有戰勝的一天。

為了民族的光榮，為了祖國的存亡，為了不做亡國奴，明天就要把敵人消滅——血債血償。

營中吹起了出戰的號角，東方現出了紅光。朋友，告別了，但願我們今天打一個漂亮的勝仗！

無名戰士上
××××年×月×日

土地的話

幾個世紀的迫害
幾個世紀的沉默

今天
一陣陣熾烈的火花——
從我心里爆出來
啊！

我的兒女
我有許多的話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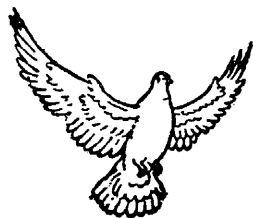
告訴你我
過去矮瓜的鐵蹄
會在我身上踏下深深的烙印
現在
高鼻子的魔掌

一步步地向我緊逼
我的呼吸已受困難
啊！

我的兒女
你可曾聽到
膠林、錫礦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
母親只希望你
默默地等待

暗流的馬六甲海峽
掀起歷史的巨浪
沖毀土地的不幸

——燕登——



祖 國 頌 歌

— 文 —

朋友，在你最悲傷的時候，你應該划一隻船簸簸在南中國海的波濤上，在最窮困的時候，你可以漫步在一望無垠的齊整的膠林里，在最苦悶的當兒，你必須記得翻上萬山之顛，咱們的大漢山，去高鳴一曲；而在死沈沈的平凡的日子中，你要去迎撞一個個暴風雨的降臨，還得去經歷火的洗禮！

這樣，你便不會在火炙的赤道邊沿歎息，也不會在災難降臨時發無謂的牢騷。只要想一想，祖國還有七十巴仙的良田寶藏還沒經咱們的足跡所譜印，你就會知道，她還只是個兒童的階段；什麼文化的沙漠，什麼洪荒猛獸佔據的黑暗島嶼，什麼終日刀光劍影自相殘殺的魔城，一切最污毒最兇狠的稱呼也僅僅是稱呼而已。

好，走吧，朋友！去看看咱們的祖國，去認識咱們的母親土地。不要永躲在陰晦的牆脚下，不要閉

起門來設想自個兒以及你的情人欣賞的藝術。想想，如果你西裝筆挺地跟一個「蒼白的尼姑」去製造玻璃屋中的金字塔，那麼你的祖宗會在墳臺中感到臉紅，會把汗滴凝結成的高高懸掛的椰汁淌撒了滿臉，這是他們的後代嗎？

唔！不，他們的後代在笑了，祖國的兒女們在高歌了，雖然這笑這歌，飽蓄了眼淚，是殘痛的哀號，然而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愁悶，什麼是輕輕的低吟，只是對着悲哀微笑，讚歎太陽起來了，東方一片紅彩，他們的汗滴滋潤了土地，結下一串串飽滿的果實。

可不是嗎？八月的吉打田埂上，水牛在休憩，十二月的吉打、馬六甲、適耕莊是一片金色的稻浪，它替綠色的曠野換上節日的新衣，農民們搖動了扇子，坐在晚霞的門前將揉着鬚鬚，眺望那閃亮的微微起伏的米糧！而吉蘭丹、丁加奴、檳榔嶼和雪蘭莪的海面上，漁夫們正拉起悠長的傳統的漁歌，一把槳兒一個浪頭，一個呼喚一個希望，除了悲壯的軍號，沒有任何藝術可以比擬！呵！朋友，去把，撒下網去，舉起槳兒，在甲板

上，在茫茫的海天之中，講一個海的故事。

還有膠園里、黃梨園里、棕櫚園里、椰林里，那是整起劃一的排列，兵士一般地挺立，那上面正泉湧着祖國經濟的命脈，也締結了甘滿的特有的果實，都在晨風中搖曳，在工友們的巡視下微微點頭。

呵！親愛的朋友，你聽聽吧：「

我要寫一封信，告訴遠方的朋友，在祖國最悲慘時，我沒有離開過膠園！」呵，祖國有了這樣的好兒女，我們會感到寂寞嗎？

唔，不！可是咱們認識得太少了，雖然祖國只是一塊半島，可是半島上的事蹟多着呢！窮一生的精力還無法踏遍她的一小部份。近打河畔的金沙溝里，礦沙細粒粒地奔騰，中央山脈的遠古叢林中，响起悠長宏壯的鋸木聲，運樹桐的工友們拚着生命，像猛虎般跨躍道一座座參天的古林，為的是用更有力量的棟樑支撐祖國的腰干；將樹立起一個健全的雄偉的社會，向全世界人民昭彰我們的祖國也有豪壯不屈的氣魄。

因而我們將自豪，也將去面對。「世界上有一種最高貴的愛，那就是對祖國的愛！」高爾基這麼說了，他使用足跡踏遍了整個俄羅斯，他要認識他的祖國和人民。

所以朋友，不要再躲在樹蔭下卿卿我我了，去在晨曦中割膠，去到田畝上插秧苗，去提一把鐵鏟，掛一個頭燈，下到數十尺的岩層下開礦，不然就提起行囊流浪到彭亨河邊，探問下吉蘭丹河上的船夫，什麼時候暴風雨就要掃蕩半島的海岸了，也趕到金馬崙山麓，詢問那兒淳樸的農夫，大漢山脚是否可以闢成廣漠的草原，像蒙古山崗上的健兒們，我們將騎馬奔馳過自己的草原！

呵！祖國！昔日熱情詩人拜倫把鮮血撥在希臘的戰場上，那是用異族的靈魂，用人道主義的愛，去挽救希臘人的祖國；而蘇維埃的烈士們以胸

膛抱著彈藥，去阻塞敵人堤壘的砲口；為了保護他們的祖國神聖的領土和人民；而我們的祖國馬來亞啊，你跟世界上任何一塊土地同樣地神聖偉大，如果你受到侵犯，如果有誰敢來凌辱你，我們願意做主幹山脈上的「謝團長」，敵人從那里進攻，我們就在那里將它消滅！

可是，祖國，我的祖國呵，妳聽到妳懷抱里的兒女的呼聲嗎？每一次，我向妳鳴唱頌歌，向妳淌滴眼淚，我又將耳朵將鼻孔附伏在妳的心臟上，聽候妳的回答，探詢妳的心聲，可是，妳總是沉靜地沉靜地，這叫我怎麼不悲傷呢，我的祖國？

這不是叫我們自己打算，自己觀察，自己進行？呵！我怎麼敢呢，我的祖國？

我看到了南方獅島的兄弟們，一次又一次用血在洗刷國土，用拳頭將各種罪行擊碎，呵！轟轟烈烈！可是，我的祖國，為什麼妳還允許強盜橫行，為什麼妳讓侵略者把妳的財產運回他們的老家去？為什麼污穢的溝水向勞動人民傾注，而他們血汗的結晶要倒進自認是他們主力的倉庫？

呵！祖國，我一面替妳譜寫頌歌，可不是，我們能不讚歎稱頌如此美麗絢爛的母親土地，如此誠實勤勞的人民。可是我又不能不咒咒這個社會，親手替他挖掘墳墓。因為它剝奪了我們祖宗數代的勞動成果，它吞噬了無數優秀兒女們的英靈，殘殺了可貴的捍衛邊疆維護民族靈魂的戰士！

而這墳墓是越來越淵深了，不但

(轉至第九版)



一個榜樣

(南大理學士李鳳書，大學畢業之後，即負笈英國，志在攻讀碩士學位，詎料志向未遂，遽爾病逝，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同學淚滿襟，此詩係留英南大同學為追念鳳書而作。)

一個榜樣
來自東方

鎮靜
堅持

奮戰在病與死的疆場

一個榜樣

隱射華光

越險

渡危

自勵于菊子笑迎風霜

誰不珍愛生命之苗日日茁壯

但他竟能在閩羅殿府門前

從消極

樂天

飛躍至樂觀的園榭廳堂

誰不傷感青春的舞迅之斂影

然他却曾在英倫鬱暗街口

從遊蕩

深思

猛省到赤道的號寒飢殍

他不願匆匆此去

是因爲有一莊嚴的念頭跳動在心臟

獻上許是三五年的短暫年華

好讓紅色土壤更紅

又欲夏日的山野

多開幾朵鮮艷的胡姬花

他立意重抱書藉

是源于想在征途的前夜整一整行裝

供出那怕微薄的僅有心血

好叫翠綠的雨水更綠

又盼風尖的城鄉

多出數名抗暴的真豪傑

難道他想不到死亡

他想得更多的是——

怎樣和死神搏鬥

使生的活力

更快的滋長

難道他不渴望溫慰

他做的更多的是——

如何將悶氣消散

使笑的音階

更高的迴旋

夢裡依迴

是媽媽在上學前的叮囑

下午洋鬼子和丘八要來倒寮燒屋

年幼的你要早去早歸

佇立覆冬

是正氣于彷彿中的警語

時下亞非拉和中華要把世界翻新

病重的我決越關千重

你氣喘時仍流露的笑貌

你疲倦的眼珠裡仍閃爍的華氣

邀多少給苦悶壓抑的青年嚴肅的想

爲什麼無病痛的身軀

竟比不上一個病號神彩飛揚

你在鬼門關口的韌的奮戰

你在望鄉台前的堅的勇敢

像一塊石子滾起識你者的心湖的思匿

爲什麼飽享陽光煦照的人

却比一個病號想得前程暗淡

四年五載的病痛

沒使你癱瘓

因爲你在特殊的艱辛中

用人類的先思

煉就了一身胆

四年五載的倫敦濃霧

沒把他淹埋

因爲多大的霧要散

而你却披着霧氣的氛圍

給大家立一個好樣

一個榜樣

樹在人世間

飛舞

飛舞

決意對着死神的顏面

氣度等清閑

一個榜樣

活在羣友間

華昇

華昇

決意對着碧藍的青天

持繼于永遠

(接第八版祖國頌歌)

是無數雙手腕，無數把鐵錘同時在進行，而且腐朽與罪惡者本身也自相殘踏，加速着他們末日的降臨。

看看吧！這是個怎麼樣的日子，

也想想吧，這日子在什麼時候即將改變，那就是祖國的誕生日，就是社會換上新裝，歡渡節日的時辰。

唔，可不是，我們各民族兄弟們

在陽光下融成一片，再也分不出誰是黃色、棕色、褐色。當工廠的汽笛嗚叫，馬路上就湧現了一支鐵騎，上面是歡笑的飽滿的婦女姑娘們。呵！祖國，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景吧！她們不是躲在廚房里的閨女，已經把通往工廠，農場，園坵的道路踏成結實的英雄的路！

單就這里，祖國，妳就可以開顏

微笑了，妳將得到更大的安慰的。

在這里，我也要向唇齒相關的獅島上的兄弟們致敬一句，請不要嘲笑

我們半島上的全伴們遲滯吧，我們也

跟你們一樣，在白天高鳴戰歌，在聽

取遠方的熱烈的消息時，不再是躲在

被窩里偷偷地記錄了；在生活的道路

上掛彩，也不再是你們獨有的記載。

我們祖國的兒女們，現在要向全世界

被壓迫的朋友們莊嚴地宣佈，我們已

經步上他們戰鬥的軌道，正在努力加

速地追趕，在不久的一天，大家可以

並肩前進了！

啊！祖國，當那一天到來時，當

妳的兒女們自己作起主人；那麼，我

的頌歌也就告一段落，我將在晨雞的

第一聲鳴叫中，唱起妳的頌歌！

中國的高爾基——魯迅

——依萍——



(一) 少年時代
魯迅不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權威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一個中國社會的改革者。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一八八一年九月廿五日生於浙江的紹興城；祖父周介孚是清朝的進士，本在北京做官，當年有四、五十畝的水田和一些房屋、店面。然在魯迅十三歲時，祖父便因故下獄，家境便一天一天面臨破產，魯迅也只好投宿親戚家，父親周伯宜是個不會生產的讀書人，他便因父親下獄後，氣憤成病，三年後便與世長逝。

(二) 投入新環境、接受新思想

那時魯迅只有十六歲，家境更無法供他學費，到了十八歲，便只靠母親辛辛苦苦弄來的八塊旅費離開紹興到南京，投考滿清政治的水師學堂。

對着這所烏煙瘴氣的學堂感到很不滿，因此，次年便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鐵路學堂去學開礦，在這兒也感到不滿，由於在這期間接受了維新的思想，局勢（戈戎變法，義和團事件）的影響下，開始對滿清統治下的痛恨和對外來侵略的反感，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佔據了他的心靈，終於在一九〇一年畢業於鐵路學堂，接着被派到日本東京弘文學院讀預備班。

在這期間，一方面因當時留學生的反滿清浪潮正在沸騰，又日本的氣焰傲慢，愛國的思想在燃燒着他，他認為既然科學的醫學有助於日本的維新，當然也能促進中國的改革，於是在第二年便決定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

(三) 文藝上的新戰士

最痛心的却是有天在觀看一部描寫日俄戰爭的影片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替俄國偵探，正要被日本人殺頭示眾，而一羣體格健全的中國人，却無

動於中地圍着「欣賞」。這啟發了他，對中國，醫學只能醫治一個病人，却不能醫治衆人的麻木思想，那麼什麼東西又是能醫治衆人麻木的思想呢？因此他常與朋友展開討論，這問題常在他腦海中深思，最後終於給他想開了：（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牠的病根何在？因此在第二年便放棄醫學，而從事於文藝運動來解決這些問題，他知道既使不能驟然得到全部解決，也求於逐漸解決上有所供獻。

一九〇九年（辛亥革命前兩年），廿九歲時回到中國後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堂做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以及紹興府中學堂的監學和教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做過紹興中師範的校長，一九一二年（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蔡元培請他去做部長一科長，僉事，先在南京，後來去北京至一九二六年。

(四) 革命的愛在大眾

一九一八年四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利用一個精神狂者來猛烈抨擊中國舊制度和禮教。

一九二三年，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吶喊」的出版，成爲他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時他開始用魯迅這筆名，據他說這是因爲：（一）爲了紀念他的母親，（二）周魯是全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

自從他用「魯迅」這筆名以後，便努力于寫作，辦雜誌，由於「新生」雜誌的計劃失敗後，即和其弟周作人開始介紹歐洲新文藝，刊行「域外小說集」，他相信這可轉移性情，改造社會，所譯的作品偏重於東歐及北歐的文學，尤其是那羣弱小民族的作品，因爲他們敢於掙扎、反抗、怒吼的精神。

一方面又熱烈地指導青年人成立文學團體，負責爲青年人審閱和修改文稿，接見青年及和他們通

信，演講等，當時受到全北京青年所熱愛的人物，但惡劣的環境迫使他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逃離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然南方又在北伐革命軍的高潮中，因此不到半年，又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廣州，于中山大學做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四月間，北伐革命運動遭到不利的影響下，只好于當年十一月間離開廣州，經香港回到上海。

(五) 晚年的生活——上海生活

回到上海後，由於北伐革命軍的遭受困難，國難也一天比一天嚴重，生活也愈不安，與勢力也更加猖狂，然我們的魯迅的戰鬥精神却一天比一天高漲，對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國政治的腐敗，社會封建的餘毒，反動勢力的得勢，以及文壇上的虛偽，使他更堅強，爲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革命與解放，加倍于努力創作，翻譯文學理論、小說、電話、介紹美術……

一九三〇年一月間參加「自由運動大聯盟」，三月間又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在成立時的演詞上，他強調警戒「左翼作家」是容易成爲「右翼作家」，並提出今後應注意的幾點：（一）對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三）我們應造出大眾的新戰士，全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要「韌」。從此，左聯則爲魯迅領導而成中國新文藝界的主力。

一九三三年，魯迅也參加了「民權保障全盟會」的成立，此時他又發明了一種戰鬥文體的「雜文」，由於筆鋒的尖勵，變成了對罪惡勢力的一種無情匕首。

(六) 一顆慧星的降落

自從回到上海後，雖然有許景宋夫人的照料，然而由於奔勞過度，精力受剝削，再加上經濟的壓

迫，終於在一九二六年肺核病復發，許多朋友都勸他入院休息，但他瞭解到生命而非只屬於個人，而屬於中國的革命，爲了中國的解放，他始終不肯入院休息，到了十月十七日，魯迅病又發作，又是喘氣，十七日一夜未眠，十八日終日喘氣，十九日上午五時，「民族魂」的旗幟覆蓋在他身上，我們的魯迅就這樣死了，當年只是五十六歲；他的作品感染着大眾，終於在他死後不到一年，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國全面抗戰開始了。

作者按：

在出版界上常有冒充作品的電版出現，其目的無非是先利己而後利大眾，更有些先利己而害大眾的「高尚藝術」。然本人在一切爲大眾的前提下，冒然地做起電版來，想大家也不會介意吧！

漫談「變」

· 林浪 ·

青年的可貴，依我看來在乎他們有着偉大的理想，一腔熱血，一副硬骨頭，和敢怒、敢罵、敢笑、敢打的精神。然而這對於一則所謂生活哲學「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的信條來說是矛盾的。在今日我們所處的階級社會中，敢於不滿現實和敢於反抗現狀的青年，在物質生活上大抵是潦倒的，窮困的，於社會地位就更加說不上了。也許有人因此要說，就是因爲他們窮困潦倒，沒有社會地位，「無牽無掛」，所以才「敢於反抗」。不可否認勇於反抗的是無產的勞苦階層人民，這是不合理社會的必然性，然而這也並不意味了青年沒有「通達」的機會，青年、特別是敢於反抗不合理現狀的青年，是具有奮鬥的精神的，也很多是富於機智的青年，他們憑着他們的這種優秀品質，還害怕沒有「發達」的機會？至少在招呼個人的物質生活方面還怕會成問題？我們不難從正義事業中的不肖之徒的「通達」得到反証，然而這是我們所引以爲恥，並爲我們所不齒的。可見年青的敢於衝鋒、反抗是因爲他們具有爲人類解放的壯麗事業而奮鬥的理想。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這似乎是激利人們奮鬥的哲理，然而實際上無異是在鼓勵個人往上爬，謀求個人富貴的哲理。因爲這個哲理與「唯我是利」結合在一起，人們只想到個人發達，窮困的時候用以來激勵自己。中國古時有志氣的文人，有多少就因爲看不慣社會的不平等現狀，又感于個人力量渺小，且受了孤僻遁世思想的影响，而以消極隱遁的方式來表示抗議，至少他們感到所懷的才學不願爲壓迫百姓的封建皇朝所用。或有以爲做官能爲百姓說話辦事的，但最終不是被腐化，就是受到排斥與迫害。雖然時代局限了他們，但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了多少有眼光的還能於農民起義時，投身反抗封建統治的事業中，這一批文人也違反了「通達」的哲理。

今天，多少知識青年甘於生活的顛連窮困，以各種方式和從各個社會角度來爲實現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而奮鬥。當然這在「通達」的「哲學家」們，或燻染了那種哲學思想的人的眼裡，是一批不識時務，不可理喻的傢伙。然而我們的青年又何嘗不透了這批怪物乃蛀虫與市儈！

我們不難在生意場上找到那窮棍「因窮權變，因變而通，因通致達」的人；我們於社會中更容易找到賢變們因善用「通達」的哲理，從商賈搖身一變而爲慈善家，乃至於賢紳；我們如果不瞎眼無知，當也知道多少所謂政治領袖們的飛黃騰達，亦拜領這「通達」哲學信條所賜！圈際上的殖民略奪者和野心家，也因爲善用這「通達」哲理的「變」，一變而爲弱小者的「保護者」與「和平衛士」。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的妙用無窮還在於與「唯我獨佔」、「唯我獨利」、「唯我獨尊」的無間結合。只有「唯我」慾望旺盛的人，利用起這「通達」哲理，才能淋漓盡至，盡得其利，雖稍通也許便可得利不淺，但盡奏其效的時候，則受用不盡了。不過這也有若放火，燒身的悲劇最後必然產生。你沒有看到政客們的運用政治手腕和利用政治形勢，甚至不惜出賣他們自己的伙伴，而登上統治人民的寶座？你沒有看到「上詔下驕」的軟體動物「頑強」生命？他既可奴顏卑膝以圖生存，又復

有機會「雄霸一方，南面稱孤」。他們是「胆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偷天換日稱得了什麼？希特拉可以屠殺人民，他們又爲何不能欺騙、出賣人民的利益？希特拉標榜納粹獨裁主義，今日時社會主義，他們又何妨來個「唯我社會主義」？路末途窮則變，柳暗花明又一村？經過變、變、變，他還不是依然故我一領袖？十五年後還要是最具權威的獨裁者！

中國歷史上有個李斯，雖然能看清戰國動亂時代中的中國走向天下統一的歷史趨勢，幫助滿皇一統江山，然而過份地勵行苛刻法治，復又爲「唯我的功利」煽心而與趙高同謀害死比較剛毅正直的扶蘇，立昏庸無能的胡亥爲帝，結果慘死于趙高的手裡，不便是對這類爲功名而「權變通達」者指出玩火燒身的最後運命！

保守的人一成不變，總希望最有利于他的舊制度維持不變，繼續統治人民，以求肥己。但是歷史循着它的發展規律不斷地在變，任何人也不能企圖挽阻。過去是農奴、工奴、今天是新世界的主人，或是能夠影响社會變革的一股不敗的力量。人們說亞非的睡獅醒了，這就是說世界在變。於是壓迫和奴役人的殖民略奪者、野心家也不能不變了。封建統治者被推翻了，壟斷獨裁者代替而興起。政治壓迫被反對了，經濟的壓迫被巧妙地替換着來統治人民。所以今天新興國家的人民不僅要爭取政治的獨立，還要求經濟的自主。他們面對的是新的略奪方式和第二次世界大死灰復燃的野心家。

壓迫的人在變，被壓迫的人也在變。別看「通達」哲學中的「變」爲正義的人們所不齒，在反抗壓迫爭取生存和發展中，人們必須要有高度的機巧，爲什麼自謂「優越民族」的殖民侵略者要在亞非等落後地區施行奴化教育，以及實行種族歧視政策？那便是在愚民。壓迫者是軟體動物，隨時隨地在變形；敢於反抗者必須是百折不撓的鋼鐵，然而又必須能機動的變化，才不會輕易地爲破壞者所破壞。然而必定要內方外圓，爲實現沒有人吃人，人剝削人的平等社會而奮鬥的崇高理想，則永恆不變。



人物——

陳亞發——五十幾歲，一個傷廢的人，性暴躁，固執。

陳發嬌——亞發妻，五十幾歲，但很老，瘦小，愛嘮叨。

陳玉英——發女，二十幾歲，小學教育，被巨重的債務迫得走頭無路，暗中當酒吧女。

陳玉蘭——發的小女，小學生，成績好，肯用功勤勞。

陳魯海——發兒子，十幾歲，好玩，愛鬧，功課差，小學六年級生。

佈景——一間簡陋的木屋的客廳，有張破桌子和幾張陳舊的椅子，七歪八倒的放着，佈置很凌亂，木牆的正中貼着一張大大的「神」字，兩旁是褪了色的紅色對聯，開幕時亞發嬌正在熨衣。

時間——一九六六年三月的星期六的下午，十二點左右·星洲。

(亞發嬌熨着別人的衣，不時望門外，皺着眉，似乎等着誰；臉上顯出不安的神色)

亞發嬌——(自言自語地)那兩個小鬼幹嗎還沒回來，今天不是早放學嗎？

陳玉英——(剛晒完衣服，手中拿着面盆進來)大概又在學校打球了。

亞發嬌——可是亞蘭呢？她很少這麼遲回來的？(愈想愈不安地)

陳玉英——(隨便地)可能學校裡有什麼事吧？(沉默了一會，想起什麼似的)是了，媽，亞海和亞蘭的學費交了沒有？

亞發嬌——還沒有呀！唉，他們昨天才向我討，說老

師迫得緊，目前手頭上連吃的都沒有，我那裡有錢呢？你又沒有出薪水，那死人「吃錢官」又來迫我要錢，明明知道……(不耐煩，打斷)媽，你別說了吧！我可以盡量設法找錢給他們交學費的。

亞發嬌——我又沒說向你要，我也知道你的苦處，唉！千怪萬怪(放低了聲音)只怪你老父一跌就走不動，又要害你拋頭露面的……

陳玉英——(感傷地)咳呀！不要說了，被爸爸聽見又要吵了！

(正說時，陳亞發蹣跚地從房裡扶着拐杖走出來，長得很粗糙，以前是建築工人，由於意外失足拐了腳，不能上工，只好呆

— 獨幕劇 —

罪惡的債

— 小台 —

在家裡，剛才的話他像是聽見了，臉色顯得很憔悴，板着臉)

陳亞發——(粗聲地)你們母女倆又在埋怨我了，是不是？

陳玉英——(有點驚惶)沒有，爸爸，你別多心。亞發嬌——(不肖地)多心鬼，我們又說你什麼了？

陳亞發——(似冷笑又氣憤地)你們罵我，我怎敢對你們怎樣，(諷刺地)現在不同了，現在是你們養我了，我當然沒權力管你們。

陳玉英——(又急又煩)爸爸，這是怎麼說，誰又這麼想呢？我們養你是應該的

亞發嬌——我又講你什麼了，只是提到亞蘭，亞海沒錢交學費，那死人「吃錢官」又死迫着我

還債，只不過幾句，又何必費這麼大的火氣，做賊心虛似的，(停了一會繼續說)「記老板說以後不許欠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陳亞發——又迫債，不給他又怎樣，豈有此理，明明知道我們沒錢。

陳玉英——爸爸你放心，我們慢慢會還清的。陳亞發——還清！鬼知道什麼時候，連利息也沒辦法還，而且數目又那麼大。

亞發嬌——如果你沒有跌壞了腳，數目就沒這麼大了。(望了望門外)唉！這兩個小鬼幹嗎還不回來，一點了。

(正說時，陳玉蘭從外面哭喪着臉進來，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

亞發嬌——哎呀，亞蘭，這麼遲才回，學校有什麼事嗎？

陳玉蘭——(不理「哇」的一聲靠着媽媽哭了起來)亞發嬌——哎呀！亞蘭，誰欺負了你，告訴媽，(愛憐地撫着她的頭)

陳玉蘭——(帶哭聲)沒：沒交學費，被先生關學，嗚嗚……

陳亞發——(暴躁地)什麼！有這種先生！陳玉英——不交學費也要關學？

陳玉蘭——先生還說，明天不交不許上學！亞發嬌——有這種理由？

陳亞發——(氣紅了臉)你……你告訴那「負姆」先生說，我兩年沒工作了……我沒錢！

陳玉英——爸爸別生氣了，學費我們設法交就是了。亞發嬌——都怪我們窮人命苦，亞蘭，自己吃飯去把

(蘭下，想起什麼似的轉向亞英)亞英，我問你，幹嗎你的工作時常在晚上，時時三更半夜才回，我很替你擔心。

陳玉英——(一怔，嚇了一跳，有點口吃地)是的，媽，這是工廠分配的，我也不曉得，媽，你問這幹嗎？

亞發嬌——沒什麼，只是在晚上，我很為你擔心，晚

上黑墨墨的，萬一……：……
陳玉英——（彷彿鬆了口氣）不會的，我是和幾位工友一同回的。

亞發嬌——亞海這孩子真愛玩，一點了還不回！（亞發始終坐在那剩下三只脚的破椅上，一言不發，至提到亞海時，才生氣地開口）
陳亞發——亞海這「破病」子越來越不聽話，我走不動，連我的話也不聽了。

（這時，亞海進了來，右眼桃似的腫起，衣襟上兩粒鈕扣不見了，衣上有一點點的藍墨水，使全家人都驚異起來）
亞發嬌——（似乎同聲）哎呀！亞海，又打架了！
陳玉英——（看樣子，這個樣子！）

陳魯海——他們罵我……
陳玉英——罵你幾句，就值得打架嗎？
陳亞發——（跳了起來，三脚椅倒下）你這畜生，我打死你，沒出息的小子。（氣得要拿拐杖打魯海，撐不住，玉英扶着他）

亞發嬌——天壽，我時時叫你別打架，你仍是不聽，今天又打成這個樣子，唉，真真作孽囉！
陳魯海——（不服氣地）不，他們罵我很粗，還罵姐姐是……（望着玉英，把話嚥回去）

亞發嬌——罵你姐姐？
陳玉英——（臉上變色）他們罵我？！
陳亞發——（粗暴大聲）他們罵玉英什麼？
陳魯海——（無知地）他們罵姐姐是酒吧女！

亞發嬌——什麼，（呆住了）
陳玉英——（如晴天霹靂，嚇得臉變紅，紅到白）他們罵我……：……
陳亞發——（轟然一聲）混蛋！誰罵的！（指着魯海，氣兇兇地）說！

陳魯海——（有點害怕）是我們班上，園主的兒子，林大富說的，他說姐姐下賤，任人抱！我罵回他，他就叫人打我。
亞發嬌——（迷惑地）我女兒怎會做這種事，他們亂罵人。

陳玉英——（怕得全身麻痺，顫抖着，臉白得像紙，這時亞發臉青青的虎視着她，咬牙切齒，

像一隻餓了幾天的老虎，非常可怕，她心勃勃地亂跳，爲了避免父親的眼光，向魯海道）亞海，你爲什麼不告訴先生（？話中帶點口氣地）

陳魯海——（氣憤地）我告訴訓育主任，反而給他罵了一頓。
陳亞發——（彷彿要吞下他似的咆哮地）他反而罵你什麼？

陳魯海——他說……（裝表情），你姐姐本來就是酒吧女，人家講又怎樣？
亞發嬌——什麼！有這種先生？
陳玉英——（雷似的跳起來）告訴他，我們也是人，負他媽，爲人師表……（兩眼紅似火，猛烈的轉向玉英）亞英，我問你，你每天晚上，到工廠還是酒吧？說！（咆哮）

陳玉英——（全身發軟，不知如何是好，像是要制刑的囚徒，此時立刻轉向魯海）亞海我問你，你們訓育主任怎麼會認識我的？
陳魯海——他問起你的名，是我告訴他的。
陳玉英——（看看父親兇惡等待的眼光）他叫什麼名？

陳魯海——他叫鄭伍貴。
陳玉英——（大驚，恍然大悟似的）什麼，鄭伍貴，原來是他，這衣冠禽獸，人面獸心的魔鬼，原來是個訓育主任，爲人師表……：……

亞發嬌——你認識他嗎？
陳亞發——怪不得他會講你是酒吧女（轟一聲雷似的）賤貨，你一定認錯他的，他爲什麼會說你是酒吧女！

陳玉英——（悲慟，傷心地）事到現在，我也不可能瞞你們了，（哽咽，漸漸的哭泣起來）自從你跌壞了腳後，我爲你的腳到處借錢，後來在位朋友家中認識了鄭伍貴，這禽獸願意把錢借給我，就是那次拿給你的那五百塊錢，後來（泣不成聲）……：……

陳亞發——（粗聲地）後來怎樣？說！

陳玉英——（淚水滿面）後來他時常約我去玩，可是有些朋友常對我說，他是色狼，不知迫害了多少女人，得了手就丟掉，我就不敢親近他，但有一天，他迫我同他睡覺，我強烈反對……他就惱羞成怒，迫我立刻還他的錢，我說我沒錢又沒工作，後來他把我騙去當了酒吧女，一直到現在瞞着你們……：……

陳亞發——（萬料不到，氣得全身發抖，暴跳，如雷但他有隻拐腳，搖搖欲墜）臭婊子，你還敢講，你知道嗎？你把你祖宗臉皮給丟光了，告訴你……我：我寧願欠人一輩子債，寧願餓死，也不情願給我女兒幹這種見不得人的醜事（喘氣不休）

亞發嬌——（這時候的她，呆立着，一動不動，她簡直懷疑這是事實）天哪，不會是真的吧！（亞海和亞蘭害怕得睜大了眼睛望着她，亞蘭不時的叫她）

陳玉英——（她看見亞發全身發抖，氣得說不出話，她非常害怕，大禍已經來了）爸爸，這是迫不得已的呀！
陳亞發——（愈怒吼）誰是你爸爸，你滾，你滾，（像是失去了本性）你跟我滾，永遠也不許回來，我不稀罕你這種敗壞家門的女兒。

陳玉英——（失望地跪在地上）爸爸，你饒了我吧！
陳亞發——混蛋，不許你叫我爸爸，我沒有這種女兒，滾出我的家！（把拐杖一揮，幾乎跌倒）

陳玉英——（完全失望）是的，我沒臉做你的女兒，我走！（說着向門外衝去。「姐姐，姐姐」亞海叫着追了出去。）

亞發嬌——（這時也如夢初醒，跟着追了出去）亞英，你回來，你回來呀！（「媽媽」玉蘭也叫着出去。）

陳亞發——（老淚縱橫）天呀，你懲罰了我，爲什麼又要懲罰我的女兒，她是沒有罪的啊！這債，這罪惡的債迫了她……罪惡，這是罪惡的債，罪惡的世界……：……

——幕下——

吹銷雜記

笨拙

我是一個雜工，因為工程完畢，甲巴拉暫時還標不到其他工程，我只好呆在「房間裡」，但這可不是辦法，房租，伙食仍照舊要付，可怎麼辦呢？爲了這個，我會寫信給W君，希望他能暫時爲我安排一下，W君果然沒給我失望，他叫我去星洲和他一起當臨時吹銷，我一想：這該不錯吧！星洲據說很好，而想也會到過一次，覺得盡是高樓大廈，當然人民有的該是鈔票吧！

收拾了簡單的行李，我忽忽從新山趕出來，W君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用「野馬哈」載我回住所，一上十樓大廈，高的着實有點怕人……

當晚，W君就告訴我一些吹銷藥的常識，並且說雖然本錢只有區區四毛錢的「甘積油」，但開價非要一元六角不可，我嚇了一跳，這怎行？「唉！傻子！這怎不行，這個社會嘛！本來就是你騙騙我，我騙騙你哩！不騙吃什麼？」我摸一下腦袋，我不知談說什麼？

「這是補腎丸，一罐本錢八毛，要開價三塊八毛，知道嗎？」W君像小學的老師那樣，一件一件的告訴我這個初入學的大孩子。

「那：那藥到底有沒有效？」我吞吞吐吐的問，因爲望着排胃的他，我不儘有點懷疑起來，「哈……哈……」W君意然大笑，過後又搖着頭嘆着氣說。

「唉！老弟呀我看你還是不要幹這一行吧！你不想藥一脫手，還管他媽的炙不炙呢？」

「那……多多少少良心總有點說不去……」我再一次吞吞吐吐，沒想W君卻把我的話打斷。

「什麼？良心！良心一斤值多少錢？」W君不以爲然的說，然後換了個沒奈何的口氣。

「唉！老弟呀！我不勉強你，如果你不願幹，那暫時在這兒呆兩天再回去吧！」

我默默的望着他，想到遙遠的媽媽我只好屈服了……

第二天，我老早就爬起來，因爲我整夜不能入睡，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已經是八點半了，但我一瞧W君，仍高枕無憂，我想他大概忘了醒來，輕輕的呼喚他，揉着惺忪的眼睛，問我到底是幾點？我一回答，他果然笑了，說早呢！轉頭又呼呼大睡了，我沒法，只好陪他靜靜的躺着……

「鈴……鈴……」我做夢也想不到鬧鐘竟會响呢！一瞧足足九點半有餘，W君才慢吞吞的爬起來：W君換好了衣服，看我還呆着，忙問我爲什麼不換，我說這就是個樣子嘛！

「唉！」W君深深的嘆了口氣「這：這怎能去吹銷，你要知道，這個社會，一切都是「先敬羅衣後敬人」你想你：這個樣子，怎能賣有呢？」

好心的W君，又趕忙從廚裡給我拿了她的衣服出來，發亮的皮鞋，命令我即刻穿上，望着他，我機械似的穿上了，但走出路來，總多不順呢！

十點半左右，我們出發了，W君的駕駛技藝很了得，加上志識途，一會兒拐過這一會兒轉過那，可把我這個鄉下佬看的眼昏了！望着一層層的高樓大廈，我心底裡不禁羨慕有機會住在城裡的人：

「到了嗎？」駛過了許多熱鬧的地方，但W君都沒有停下來，我不禁感到有點驚愕，「這些地方賣不得，我們要去比較遠的地方。」

「爲什麼？」

「因爲這兒一方面靠坡底，一方面來賣的人也多，知道嗎？」W君慢慢的回答，我點點頭，好似懂又非懂，

好不容易，到了個地方，一瞧啊！這地方怎的破破爛爛，和那些高樓大廈比一比，簡直……

「怎麼！星洲也有這種地方？」我懷疑的望着W君。

「奇怪嗎？一點兒也不怪，什麼東西，都是外

表好看而已，你一進到裡面，一看，不過爾爾！其實，星洲這種地方多的很呢！

「那：你爲什麼又偏選這種地方呢？」我仍是莫明其妙。

「哈！賺錢就是賺這種人的。」

「那不行，有錢人的錢你不去賺，偏賺窮人的。」我感到很氣憤。

「唉呀！我的老弟！我是賺馬來人的。」

「其實還不是一樣……」我打算不賣了，也得給他一個嚴正的譴責。

「好了，好了，我的老弟，你簡直在講故事，走！W君扮了一個鬼臉，就提着皮包走了，我默默地望着他，我不想走。

「怎麼！軟了腿，沒勇氣。」

「不！」

「那，那爲什麼不走？」W君不耐煩了。

「你不會講馬來話，你賣給華人，你走右邊，我走左邊，等下會合，拜拜！」揚一揚手，就自個兒走了。

我提着皮包，腦海裡盡是在那兒打滾，全是窮苦的人民，我們爲什麼要去欺騙和剝削他們呢？站了很久，我猛然覺悟到，這也不是辦法，我何妨不賣老實一點呢！於是我鼓起勇氣，先進第一家。

「阿伯，要買魚肝丸吃補嗎？」

「唉！先生飯都吃不飽，還吃什麼補不補！」經阿伯這一問，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好快快的退出來，回頭一想，還是吹銷「甘積油」吧！進入第二家。

「阿嬌，要買「甘積油」嗎？」

「什麼油？」

「甘積油，如果小孩子少吃飯，吃了放蛔虫就會多吃飯的。」我滿想有前途，便一股腦兒的說。

「什麼？多吃飯。」

「是的。」

「唉！先生，你想我們一家十口，一人吃半碗多已經成問題，如果再多，你說，該怎麼辦呢？」

「這……」提了皮包，我狼狽的默默退出來，摸摸臉頰，熱烘烘的有點怪難受，望着對面高高的大廈，看着門前破破爛爛的亞答屋，我不知W君是君有我全樣的遭遇，但，我可沒有勇氣再走進第三家……

人們總以為要成領袖，是件難事，其實，却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懂得方法，熟悉心水，善以手段，厚以面皮……。

雖然有此種種方式，但是，每一個會當領袖的人，必先是使人相信他是高人一等，至少是高貴的，這就是當「領袖」必要的秘訣。

「中國」歷來的帝皇，都懂得這一套，每當將去討伐他人或征服異邦時，「超人」或「高人一等」的秘訣就是他的理由，於是乎：「奉天之意旨，來討伐你這違天意者……。」當然，這也明明告訴你：「我是天派來收拾你的。」

於是滅了他人了，當起「萬歲」了，為了防別人奪去他的帝位，終於還是搬出那法寶來：表示自己是神聖不可犯的，是除了上帝之外，沒有其他能滅他的人了。

所以直到今天，領袖們還是死抱着這法寶，此乃成功之舉也！

我們且不論太平天國是好是壞，然而，「洪秀全」這個領袖，何嘗不明此一套，說自己是「耶穌」之弟，當然也是上帝的兒子，於是應該崇拜，應該服從，也應該當領袖了！

「希特拉」也何嘗不然，說他們「德國」人是如何優秀於世上，「德人」即是最優秀的

當領袖的秘訣

民族，他又是最頂優秀者——「人上人」的民族首領，於是乎，唯世界是他的了！

不久以前，一個「日本」青年，說他們的黃皮既不黑，又不白，所以該是最優秀的，最高貴的，「黃色人種才是世界主子」似乎是成立了；我們「華人」本應該高興的，因我們也是黃族。然事實是「日本」人差點兒滅種在原子彈的爆炸下，「中國」人也素來盡受帝國主義者的迫害，這優秀從何說起？

可是，無論如何，人們還是在死抱這「優秀」，「高人一等」，蓋此為當首領的秘訣也！

於是乎各式各樣的，多姿多采的手段，在競爭着：「我才是真正的首領。」

於是，有人說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大帝的餘裔，以證明自己才是高人一等；又有人却自以為是五千年古國的後裔，文化先驅國的智慧子孫，以說明自己是人上人。也有人連自己的母語也拋棄了，代以英語為他的日用語，以表示「大不列顛」帝國是的「義祖國」，光榮的，高貴的，於是才能為某族首領。

總之，為了抱緊「領袖」的銜頭，必須熟悉心術，善以手段，厚以面皮……

——人夫——

XX

一首動人的歌

· 靳青 ·

自從你和我分手後，我們常常
 惦記着你，雖然我們不能見面，但，
 你的容貌在我們的腦海裏是那樣的親
 切、熟識；你的鬥志和工作熱情，我
 們永不會忘！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
 標，共同為真理而奮鬥！
 我們曾經喜愛着同一首歌，現在我
 們更是加倍的喜愛它，那是一首動人
 的歌，當我們唱起這首歌時，我們
 都被所它激動了，激動地流出了為偉
 大的精神所感染的熱淚……
 這首歌唱出了我們心坎里的話，
 唱出了我們會有過的美好的、共同生
 活在一起的幸福與快樂；更唱出了偉
 大青春的力量！這首歌鼓舞着我們
 踩着荆棘，冒着風雨，向前邁進！因
 為它指示我們：「廣闊的道路和金色
 的陽光，在前面等着我們」，我們的
 熱血因它而翻滾、奔騰。
 我們愛唱這首動人的歌，因為它
 是大眾的歌！因為他沒有感傷的淚，
 有的的是革命的樂觀精神，我們要高唱
 這首歌，但絕不在斗室里唱，因為斗
 室里的歌只有自私者才聽得到。
 你唱起這首歌時，是那雄壯動
 人，意氣高昂。你的歌聲能在崇高的
 山嶺間飛翔，在寬廣的海面上飄揚，
 它充滿着濃烈、激昂的感情，有巨大
 的共鳴力量。我的歌聲却是這麼脆弱
 的，我要向你學習，把這首歌曲唱得
 更有信心，更有力量。
 「是這條路，通向偉大的勝利：」
 ——我們雖然分別，但當我們唱
 起這首歌時，我們的心就飛在一起了
 ！
 伙伴，你高聲地唱吧！在一切困
 難面前更高聲地唱吧！你的歌將飛出
 鐵窗，飛在祖國的土壤上！

——寄S.K.——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

發揚健康文藝

新加坡·新新文化公司賀

甲午風雲

電影故事

(續)

李大爺：鄧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師打了勝仗，我們百姓爲在給他們慶功，請二位大人賞臉，乾了這碗酒！……鄧大人，我們百姓的規矩，這慶功酒得連乾三碗！

鄧世昌：好規矩！按照我們兵船的規矩；這第三碗酒得大家同飲！

李大爺：謝大人恩典！

鄧世昌：乾！

李大爺：來，乾！

衆：來，乾！

李大爺：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鄧世昌：什麼事？

李大爺：我們想給皇上上一道萬民摺，請朝廷立刻給倭寇下戰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

鄧世昌：上！

李大爺：鄧大人，我們不會寫，寫好了，也沒人給轉奏！

鄧世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百姓們如果信得過我鄧世昌的話，我願爲代寫代奏！

李大爺：謝大人！

衆：謝大人！

文 案：丁軍門，中堂有話，如今正在宴請洋人，不得求見！

鄧世昌：請你再回去一聲，我們有軍機要事請求賜見！

文 案：是！

丁汝昌：世昌，恐怕我們來的不是時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請求各國調停……

鄧世昌：軍門，中堂這……

丁汝昌：世昌，這次面見中堂，當講的則講，不當講的暫且不講！

鄧世昌：唔！

文 案：丁軍門……中堂傳下話來，請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鄧世昌：帶路！

文 案：是！

丁汝昌：世昌，見了中堂千萬不可操之過急。

鄧世昌：啊！

羅皮爾：中堂閣下，真不愧爲有遠見的政治家，以忍讓求得和平，這是復興貴國的良策……這樣……不但可以避免北洋艦隊的損失，並且能表現閣下容忍的美德，必然會得到西洋各國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李鴻章：高見——！啊，乾杯！

衆公使：請，乾！

鄧世昌：軍門，這個人對於大清的內務未免過份操心！

丁汝昌：他是誰？

文 案：外國人的高等秘書羅皮爾先生！

鄧世昌：他是洋人嗎？

文 案：卑職不知道的！

俄參贊：……諸位先生，日本太不顧國際公法了，他們如果不立即從朝鮮撤兵，敝國必然採取絕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英公使：……參贊先生，您這種見義勇爲，是十分令人欽佩的，不過這不合乎中立國的嚴正立場，我們大英帝國政府，希望國際聯合調停，從

道義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這樣中日爭端自然可以避免，千萬不可採用壓力！

鄧世昌：狼狽爲奸！

俄參贊：閣下，您對日本的寬宏大量，這恐怕不是沒有原因的吧！

英公使：哈哈，這是誤會，不過我倒是聽說貴國政府對朝鮮和滿洲很感興趣，不過我決不相信這種謠言的！

俄參贊：這簡直是污蔑！

李鴻章：二位——爲了中日爭端，使二位動怒，鴻章實在過意不去，參贊先生所提出出兵干涉一事，實爲上策，貴國所提聯合國調停也不失爲妙策之一，總而言之，中日一旦開仗，各列強在華的利益，鴻章實難確保……請諸位三思……

英公使：中堂閣下……

李鴻章：請！

美公使：……我認爲出兵干涉和聯合國調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壓力，這是不公道的，我們美國政府，已經單獨向日本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國不先挑畔，日本政府決不先放一槍！

鄧世昌：訛詐！

侍女：大人請隨意！

羅皮爾：中堂閣下……請允許我補充一點！

李鴻章：請！

羅皮爾：日本政府還讓我轉告閣下，這次海上的一戰，中國軍艦打傷吉野，這是不顧國際公法的挑戰行爲……因此……日本艦隊不得不打沉高升，追擊廣乙，以示懲罰……閣下，北洋艦隊……如果再輕舉妄動，開出去惹事生非，我們中立國就很難講話了……

鄧世昌：胡說八道！

丁汝昌：你也太不顧及上下左右了！

李鴻章：是誰在二堂喧嘩？

鄧世昌：啓稟中堂，是標下在二堂等候召見！

李鴻章：嗯！爲何不在二堂等候？

鄧世昌：適才聽中堂呼喚，標下前來回話！

李鴻章：講！

鄧世昌：啓稟中堂，適才羅皮爾先生轉告日本政府
的旨意是對我的污蔑！

羅皮爾：鄧世昌先生！

鄧世昌：尊敬的羅皮爾先生，難道我大清保衛自己
的江山是輕舉妄動，難道我北洋水師出海抗擊
倭寇的侵略是惹是非，難道倭寇卑鄙的偷襲
，不宣而戰，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畔，難道
我們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斃，你們才好說話
！這簡直是顛倒黑白一派胡言！

李鴻章：鄧世昌！

鄧世昌：在！

李鴻章：成何體統！

美公使：中堂閣下，我們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
您的屬下却如此好戰心切，我們只有表示遺憾
了，對不起，再見！

李鴻章：參贊先生，這是誤會！真是遺憾！

畫外音：送……客……

鄧世昌：這簡直是禍國殃民！

丁汝昌：你這是犯上！

李鴻章：來人哪！

衆衛士：喏！

李鴻章：傳鄧世昌！

衆衛士：傳鄧世昌！

鄧世昌：中堂！

李鴻章：汝出言不遜，得罪了洋人，該當何罪？

鄧世昌：啓稟中堂，恕標下直言，列國在表面上中
立調停，其實是把大清當成豬羊一樣的宰割！

李鴻章：胡說！爾等不學無術，懂得什麼洋務外交
，如今只有以夷治夷才能保持和局……來人哪
……

衆衛士：喏！

丁汝昌：慢……啓稟中堂，世昌抗敵心切，語多冒
犯，請中堂念其戰功卓著，才能過人，門生願
以頂帶花翎担保！

李鴻章：……汝昌……你不在威海來到天津何事？

丁汝昌：稟中堂，如今大敵當前，北洋水師的官兵
托門生面呈這份破敵調陳……

鄧世昌：中堂……還有威海的百姓，寫下的萬民摺
……請朝廷和倭寇宣戰！

李鴻章：汝煽惑百姓，這是謀反……

鄧世昌：中堂，百姓爲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李鴻章：放肆！

太監：聖旨下！

太監：李鴻章接旨！

李鴻章：迴避！臣，接旨！

太監：北洋大臣李鴻章！

李鴻章：臣！

太監：日本彈丸小國，竟敢屢犯天朝，爲整飾大
清國威，令汝親赴威海，檢閱北洋水師，准備
迎戰……

太監：……若顧不前，貽誤國事，定爲該大臣是
問！欽此！

李鴻章：臣，領旨！

丁汝昌：世昌！聖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一太監：太后老佛爺手諭到！

一太監：李鴻章接太后手諭！

李鴻章：臣，接旨！

一太監：老佛爺說，讓你火速辦理！

舵手：小順子，鄧大人從天津請願回來一直不言
語，是不是變心了？

小順子：你才變心哩！

舵手：我變什麼心？

小順子：那鄧大人變什麼心？

舵手：你吃了火藥啦？你？

小順子：別鬧，人家心里正不耐煩呢！

舵手：小順子，鄧大人要是沒變心，怎麼見了弟
兄們總是不言語，老是在家里吹簫。

小順子：你還有完沒完！

舵手：我是說……

小順子：去你的吧！

方伯謙：劉總兵，你以爲鄧世昌真的想打日本爲百
姓請戰嗎？哈——其實弟兄們和百姓都被人家
出賣了，還在鼓里哪！

劉步蟾：嗯！這回鄧世昌上天津請戰，讓李中堂臭
罵了一頓，被革職啦！

小順子：被革職啦？

舵手：別說話！

劉步蟾：可是鄧世昌是個聰明人，當時他就見風使
舵，說他自己本來不願請戰，是他手下的水兵
聚眾要挾，逼他來請戰的，再加上丁軍門用自
己的頂戴花翎來担保，這才把他留下了……

方伯謙：喂！

舵手：你看，怎麼樣？

劉步蟾：聽說中堂明天就要親赴威海檢閱北洋水師
，說不定還要找人問罪哪！

方伯謙：啊——

小順子：弟兄們，當官的良心都長到脊背上去，
談變就變了！

一水兵：弟兄們，走，找他去！走，找鄧大人問問
去！

衆水兵：你們吵什麼？不怕丟人哪！

衆水兵：丟什麼人？誰丟人？他都不怕，咱們怕什
麼？走，找他去！

王國成：……弟兄們……你們聽！弟兄們……鄧大
人還是我們的鄧大人！

小順子：都怪你，咱們對不起鄧大人！

舵手：都怪你相信方管帶造謠了！

小順子：就是你，走，找鄧大人賠禮去！

王國成：給鄧大人請安！

衆水兵：給鄧大人請安！

小順子：鄧大人……

舵手：我們對不起你……

鄧世昌：……不要說了，此次天津請戰，我鄧世昌
辜負了弟兄們的囑託……弟兄們……明日中堂
要親赴威海檢閱北洋水師，我鄧世昌縱冒殺頭
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請戰！

衆：謝鄧大人！

羅皮爾：老頭，老頭，噯，老大爺。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李大爺：就全靠早晨打點魚！沒工夫啊！

羅皮爾：我多給你銀子，勝過你十天打魚的！十兩銀子不少吧？啊？

李仕英：爹，咱們還是打魚去吧！

李大爺：先生您不是這個島子上的人吧？

羅皮爾：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啊，老大爺，我有急事呀，你送我到威海去吧！怎麼？還嫌少啊？

李大爺：好！請上船吧！

李仕英：爹！

李大爺：啊？還是送他一趟吧，仕英，你去划槳，

李仕英：我來掌舵，去！去呀！

李大爺：先生，你是做什麼買賣的？

羅皮爾：啊，大買賣的。

李大爺：仕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急事嗎？

李仕英：噯——！

羅皮爾：喂！你怎麼向軍艦划呀？

李大爺：這兒進哪！

羅皮爾：往那邊划！

李大爺：噯！仕英，往左划！

羅皮爾：我有護照，——！

鄧世昌：羅皮爾先生，你來得好快呀！

羅皮爾：我要抗議！

鄧世昌：帶下去！

羅皮爾：我要抗議！

王國成：你抗什麼議？

羅皮爾：我抗議！

小順子：快走！

陳金揆：鄧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港外，丁軍門

的旗號，馬上開始校閱！

鄧世昌：立刻準備！

陳金揆：是！

丁汝昌：這是梯字陣！這是鳴禮砲向中堂致敬！

李鴻章：噯！

張士珩：丁軍門，真不枉費中堂十幾年的苦心哪！

丁汝昌：中堂的栽培！

張士珩：丁軍門，這禮砲爲什麼不响啊？

丁汝昌：這……

張士珩：這，這是對上不恭啊！

李鴻章：這是那條船哪！

丁汝昌：致遠……

李鴻章：管帶？

丁汝昌：鄧世昌！

李鴻章：唔！

鄧世昌：王國成！

王國成：在！

鄧世昌：爲什麼不開砲啊？

王國成：開砲了！鄧大人！

鄧世昌：那爲什麼不响啊？

王國成：這些都打不响！你看！

鄧世昌：是不是受了潮啊？

王國成：不會的呀！這是三天前，剛運回來的呀！

鄧世昌：把彈頭拔掉！

王國成：是！來！

王國成：鄧大人……全是沙子！

鄧世昌：沙子？

王國成：你看！

鄧世昌：等會打靶，不准用這回運來的砲彈！

王國成：是！

丁汝昌：中堂，陣法操演完畢！

李鴻章：下面是什麼？

丁汝昌：下面是單船打靶，中堂到那一條船上校閱？

李鴻章：到鄧世昌的船上！

丁汝昌：是！

丁汝昌：中堂，請准開始打靶！

李鴻章：唔！

丁汝昌：開始吧！

鄧世昌：是！前砲準備！

王國成：前砲準備好，上！

丁汝昌：那就是靶船！

鄧世昌：日標吉野！

李鴻章：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艦嗎？

丁汝昌：啊！是啊，致遠管帶鄧世昌素來練兵有方

，他把靶船當作吉野，這是讓水兵時刻記住敵人！

鄧世昌：開砲！

李鴻章：丁汝昌，放舢板！致遠管帶鄧世昌！

鄧世昌：在！

李鴻章：……你練兵……有方；彈不虛發，連中靶

船，應該賞銀二千兩，分發致遠全體官兵！

丁汝昌：是！

鄧世昌畫外音：謝中堂！

劉此蟾：稟中堂。鄧世昌練兵有方理應賞銀，可是

剛才的禮砲……

方伯謙：啓稟中堂，鄧大人一貫藐視上司，這是居

心對上不恭，理應治罪！

鄧世昌：中堂，這才禮砲不响，皆因彈內無藥，全

是沙子！

李鴻章：沙子？

鄧世昌：像這樣的砲彈，標下的船上還有二百多發

，是前三天從天津軍械局發來的！

漢倫：中堂閣下，我們美國新式砲彈的優越性是

不容懷疑的，至於這沙子嗎，我想這是有人謀

求私利，從中搗鬼！

李鴻章：唔！洋人是不會拿國際信譽來開玩笑的……

：張士珩！

張士珩：是！

李鴻章：回去要查明嚴辦！

張士珩：是！

鄧世昌：……標下還有一件事要稟報中堂！

李鴻章：什麼事呀？

鄧世昌：今晨本島百姓捕獲了一名日本密探！

李鴻章：密探？

鄧世昌：……

(詩)(人)(頌)

—吳陽—

(一) 屈原

當我們說起偉大的詩人
我們就想起了熱愛祖國的屈原
古來多少人爲他落淚呵
從那日夜奔流的汨羅江，直到遙遠……

他一看見楚國人民的苦難就嘆息流淚
昏庸的懷王却把他的話當作謊言
當時有誰了解他的沉痛心情呵
他要到天國去控訴，也被擋在門邊！

可是後世的人多麼敬仰他
雖然時代已經過了幾千年
我們好像聽見他那悲憤的聲音
當我們閱讀着他閃爍着光芒的詩篇！

(二) 李白

李白像一個三步跨上崑崙山的巨人
他的感情就如滾滾長江奔向海洋
他站立在山頂上
高唱一曲，震動天蒼！

他以爲「天生我材必有用」
但他如天的抱負只能悶在胸膛
他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爲消這萬古愁，他飲酒千杯如醉如狂

他「一醉屢月輕王侯」
要上青天去擁抱月亮！
他要一脚踢翻一座山似的衝破阻擋
他有「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力量！

(三) 杜甫

「安史之亂」後唐朝動盪不安
這時出現了一個苦命的杜甫
他和老百姓一樣流離失所
淒厲的秋風捲破了他的茅屋！

他爲「國破山河在」痛心
眼前盡是家破人亡，飢寒號哭！
「三吏」、「三別」、「兵車行」……
多少女兒在寂寞的深閨夢白骨！

「憶昔詩」嚮往繁榮安定的生活
而他看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他帶淚的歌聲唱了一千多年
直到今天我們還聽見這悲憤的疾呼！



當我愛上了你

·林志·

當我愛上了你

我心中燃起了熾熱的火焰
我永不猶豫、回返

我愛你

因爲你把我撫育長大
你又給我愛情和理想

如今，我深切的

真正瞭解
你生命的成長

多少年代

就被「人」蹂躪與摧殘
你見不到陽光

因爲你被監禁在牢房
你沒有自由

因爲你的手脚被鐐铐
你的身上

鞭撻的血痕斑斑

我愛你

我的每個細胞
染上你的愛情

我心中的烈火

更熱烈地燃燒
我把壓在你身上的一切

視着根根毒草

連根拔掉

我已將那仇恨

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永遠記牢

當我愛上了你

我只有你

——一個鮮明的真理

我堅信有那麼一天
幸福和自由只屬於你

苦難和創傷

◆ 響應李政君的呼聲 ◆

· 老 者 ·

義和值得我們支持及討論的。

李政君分析馬華文藝和新加坡文藝的差別時說：新加坡底文藝力量是茁壯而強大的，馬來亞底文藝力量却是貧弱而微薄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在這些蓬勃與萎靡的差別之間，却又顯示了另一個斷然不同的差別，那就是文藝思想上的差別！新加坡文藝工作者能夠投身在羣衆的行列並熱情地擁抱着真理與正義，敢於猛烈地抨擊社會的腐朽，頑強地反抗黑暗的壓迫。……而馬來亞底文藝界大部份却被那些標榜着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幫閒文人所盤踞着，在金元與指揮刀底下高視闊步，對廣大人民的痛苦、對於社會底不幸抱着一種麻木不仁的態度漠然視之，却談什麼現代詩之類的謬論……

李政君那篇「一個理想，一個努力」的論文里，告訴了我們許多有意義的事實，文中他分析了馬來亞文藝活動消沉不振的原因，而且大胆有力地抨擊了那些被金元收買的文藝流氓戲勢力在馬華文壇高視闊步，得意洋洋的醜態！更有一點值得全馬愛好進步文藝的青年們注意的：他給那些正在羣衆文藝道路上摸索的工作者舉起了一面大旗，號召全馬進步文藝工作者團結在這面文藝大旗下共全爲羣衆服務。這里所指的羣衆是我國的勞動人民，如膠工、農民、漁民、工廠工人以及所有過着不幸生活的人們。他們佔了我國人民的絕大部份，所以爲羣衆服務的文藝作品應該反映他們的痛苦生活，喚醒他們，指示他們正確的奮鬥道路。文中李政君也呼吁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和那些自以爲代表馬華文藝的牛鬼蛇神展開不妥協的戰鬥！這些都是非常有意

從以上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馬華文藝受着兩種惡勢力橫霸着，一種惡勢力是黃色文藝，包括了武俠打鬥小說和色情小說，另一種惡勢力雖還配不上黃色文藝，但却是李政君所指的徹頭徹尾的鴉片蝴蝶派。黃色文藝像「鴉片」，毒害着千千萬萬無知的青年。而這些青年大部份是勞苦大眾。鴉片對人身心有害是人人所知道的，所以黃色毒藥只可以毒害那些不能自拔的人們，要消滅它的毒害除了向這些青年們指出黃色文藝的毒害外，同時努力幫助他們提高知識水平，介紹他們閱讀進步文藝作品，使他們覺悟過來。那麼這種黃色毒藥便會自行滅絕！可是另一種標榜着爲藝術而藝術的文藝勢力，要使讀者捨棄它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了！因爲它的外表是美麗的、迷人的，所以不易被人識破它的真正面目。這種文藝作品我們不妨把它比成是「烈性酒精」，酒精是芬芳和誘惑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悠閒、富貴和知識份子所喜愛，可是喝得多了，便會使人神經麻木，忘記現實的生活。所以這種文藝勢力有法生存於此地，就是因爲這些作家們拿了上流們的金錢而爲這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上流們服務，以美麗的外表去吸羣衆，使他們陶醉於幻想中，使他們忘記現實問題，迷糊他們對自己合理的鬥爭的信心，麻木他們的感覺，於是那些人民的主人便能高枕無憂，不怕別人和他計較利益了！於是這些作家們便以雄厚的資金辦起大本所謂純文藝刊物起來，到香港、台灣、英美等地聚會一些文藝敗類們，談女人啦，談什麼「偶然主義」啦，說人的一切都是偶然生活的啦！談談喝酒賞月的盛情啦，讚美上流「吧地」的熱鬧啦，或者做做自傳和自白啦。不是爲上流們歌功頌德，便是自吹自己過去對人民的貢獻，而如今不受人民歡迎了，便大發牢騷起來。因爲他們本身都是上流人物或高等知識份子，生活悠閒無聊，於是便創造了一種所謂「現代詩」的，看到秋來了，葉飄零了，便感歎自己的孤獨。此外便是讚美人的眼睛啦，美人神秘的黑痣啦等等。這還不要緊，也許他們實在太空閒了，盡力去思索一些難於理解的詩句來，寫得是白話詩，讀起來却比古詩更難懂。他們認爲這才是詩的藝術精華，只可供

給幾個像他們有全樣藝術修養的人才去玩味欣賞。嗚呼！人話不說，去說神話，人書不寫去寫天書，可見這種文人是如何無聊的了！然而，就因爲如此，這種包着「糖衣的毒藥」却受到許多人的歡迎。這許多人中又分成兩種絕對不全的階級：第一是上流們的歡迎，衆所周知，上流們大都是橫草不動、豎草不拿的空閒人。愛讀這些小說和「天詩」可以打發消磨時間，又可以更靈活地學習更上流社會的交際。另一種是知識份子和學生。他們愛讀這些文藝作品，可以使自己終日在美麗的幻想中過活。編織迷人的夢境。不過這些只爲上流們服務的文藝作品却很少得到勞苦人民的閱讀，這也有兩個原因：第一，知識水平很低的勞動人民不容易欣賞那些藝術高深的作品。第二，大部份勞動人民都受到黃色小說的毒害。

因爲如此，那麼那些真正代表勞苦人民生活和心聲文藝作品，那里還會有人去閱讀呢？不幸的是，這些覺悟了的勞苦羣衆里出來的文藝工作者，辦起文藝刊物來往往因資金缺乏而告停刊。促成這種進步文藝不能茁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李政君所說得：我們底文藝工作者和熱愛者由於地獄上的限制沒有機會接觸在一起共同學習、共同研究，或者互相間根本就不認識，因此就覺得自己是孤單了。接着李政君呼吁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把微小的泉水匯合成浩瀚的洪流！他建議有須要組織一個全圈性的馬來亞文藝愛好者協會，主要目的在於共同學習、聯絡感情。另一方面可以集合羣體的力量主辦一些定期性的文藝刊物……我認爲這個建議是非常有意義和值得我們支持和研討的。不過，我也有一個建議：在不達到組織團體以前，最好能夠在「浪花月刊」里開闢以供大家討論有關的問題。同時計劃一些必要的集會來互相認識和聯絡感情，進而提高大家的文藝理論和統一大家的文藝思想。在這種統一的文藝思想下爭取更多的文藝工作者和讀者，共同爲屬於勞苦大眾底文藝團體並肩耕耘、奮鬥、作戰！

振奮吧！全馬愛好進步文藝的青年們！讓我們高舉爲羣衆服務的文藝大旗向前邁進！

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 一鳴 ·

一路來馬來亞的文藝活動就不蓬勃、特別是近幾年來更是沈寂得令人痛心；而黃色文化却相對地氾濫起來、到處販毒。只要你一走入書店，看到的都是大堆大堆的武俠書和言情小說，這兩年來更有大量的令人「想入非非、沉迷色慾」的性愛小說的出現了；雖然在報端上時有看到所謂「禁止輸入」若干不良書報，但那些都是通銷了許久，銷到不銷時才被「禁」的，這純粹就是自欺欺人的手法。

眼看着大好的一片藝壇長滿了毒草，殘害腐蝕着善良人們的思想，作為正派文藝的愛好者和一切具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會感到痛心疾首的。但是我們的正派文藝工作者和愛好者是否有做出積極的主觀努力呢？答案是沒有。這誠然和李政君所說：「目前大部份文藝工作者普遍地被一種消極的悲觀主義的思想所腐蝕着！」；另一方面，正派文藝工作一般都是業餘的，而正派文藝的愛好者也都是有一定的職業，特別是在苛捐雜稅不計其多，物價上漲，三餐溫飽已經要付出更多的勞力和時間的情況下，一般正派文藝的愛好者都在生活壓力下，不能有力地參加文藝活動，在這樣的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正派文藝活動怎麼能蓬勃羶烈呢？這正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孩子怎麼會健壯呢？

今天馬來亞的局勢已經走入低沉，人民大眾過着煩悶的生活，在這樣的時刻更加需要我們廣大的正派文藝的愛好者振奮起來。把對黃色文化的仇恨化為力量，立下決心，誓當這塊長滿毒草的文壇的園丁，要培育出香花的幼苗來，讓它長大了開出鮮艷的花朵，慰藉着苦難的人民。

當然我們不應自負，但也沒有理由自卑。我們雖然是毫無閱歷的一羣，沒有很好的文筆，但是我們有的是一股熱情，要開展正派文藝活動，要讓羣衆認識真理，擁抱真理的一片熱心；因此

即使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幾幼稚，這總比那些「文棍」所寫出來的、有「高水準」、有「濃厚的文學意味」，但却飽含毒素的東西好得多，好過幾千倍！認識這一點，我們才不會在「貌似強大的敵人面前嚇倒，才能幹得起勁、幹得渾身有力

！

我國廣大人民是迫切需要正派文藝的滋潤的，這正如李政君所說：「我國廣大的人民正需要一種多姿多采的文學藝術來豐富他們底精神生活」；所以正派文藝的前途是寬廣的；誠然一般民衆還不能重視正派文藝的活動，但是我們相信，善良的人們是很容易懂得真理的，只要我們廣大的文藝愛好者積極努力，做出成績來，一般民衆必將變態度，這正如好貨雖然一時不能被人們發現，可是一旦發現了，必然是受到傳頌，當然就會廣泛流通傳播。因此面對着客觀壓力和阻難，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共同努力，因為主觀的努力是突破當前困境的唯一途徑。

李政君的組織文藝愛好者協會的呼吁，不但是有「時代的意義」，而且是正合時刻。因為面對着黃色文化的橫行霸道，面對着開展正派文藝的艱巨任務，這不是個別的力量所能勝任的，只有組織起來，我們的力量就能集中，才能得到發揮，才能把正派文藝熱烈地搞起來，才能在羣衆中傳播和掙扎下牢實的根基，才能給黃色文化予以重大的打擊，所以我們對於李政君的呼吁應給予鄭重的考慮和討論，當然組織協會，問題和困難固然多，阻力也大，但是只要我們大家都認為有必要，有意義的話，那我們大家就可以團結一致，萬衆一心地去排除和克服。路即然是人走出來的，爲什麼我們就不可以聯合起來，共同去闖一闖，闖出一條寬廣的道路來呢？

所有正派文藝的愛好者，讓我們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談談說說。談談說說。談談說說。談談說說。談談說說。

浪花月刊徵求基本訂戶

本刊爲廣泛地徵求基本戶訂，特定優待郵費辦法，凡定閱本刊七期以上者。一律特價優待，即每七期二元，每十四期四元（包括郵費在內），餘照類推，訂閱者請將下列訂單填妥或照抄一份，直接用掛號寄來：吉隆坡蕉賴四條石門牌第廿八區一號A，浪花出版社執事先生收便可。英文地址如下：Lang Wah Publisher. No.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 L

茲掛號寄上叻幣二 / 四元正，訂閱浪花月刊一份，由第.....期起至第.....期止。共七 / 十四期請按期照下列姓名地址寄下：

文中英姓名.....

中英文地址.....



(續)

，看來作用是不大的。梁萬全忽然想起了——

「思文，我上回借你那本高爾基的小說，你可看完了？」

「我不喜歡小說，我沒有看。」周思文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未免辜負老梁的好意了，就歉意地說：「以後，我一定要看的。」

梁萬全現在覺得：要影响周思文，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又不是搞文藝的，鄉會的事情很多，不能花太多的時間來照顧他的。

「老周，我介紹羅小剛給你認識好嗎？」梁萬全覺得，把這項工作交

梁萬全

心里一怔：對，臧克家前期的作品，所寫的是「壓死了不作聲，冤死了不伸訴」的農民形象，而周思文所要了解的，不是生活的痛苦，痛苦他是受夠了，他所要了解的，是生活的希望，要怎樣才能給他希望呵？像過去那種抽象的安慰和鼓勵

，看來作用是不大的。梁萬全忽然想起了——

「思文，我上回借你那本高爾基的小說，你可看完了？」

「我不喜歡小說，我沒有看。」周思文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未免辜負老梁的好意了，就歉意地說：「以後，我一定要看的。」

梁萬全現在覺得：要影响周思文，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又不是搞文藝的，鄉會的事情很多，不能花太多的時間來照顧他的。

「老周，我介紹羅小剛給你認識好嗎？」梁萬全覺得，把這項工作交

給老羅倒更恰當。

「羅小剛？筆名叫羅剛的那個？」周思文近來常常聽老梁提起這個人，他覺得能夠認識這樣的人是很榮幸的：「好啊，你介紹他的論文給我看看，我看了很佩服——但是，我還看不懂。」

「也許文章深了一點，慢慢你會懂的。」梁萬全說：「他在「青年文學研究會」負責講課，我想介紹你去那邊學習，你喜歡嗎？」

「我當然喜歡啦！」周思文一邊高興，一邊又擔心：「我那麼落後，他們不懂喜歡我嗎？」

「凡是肯要求自己進步的人，他們就喜歡！」梁萬全說了，就把最後的一口咖啡呷乾。

周思文向鄉村望去，剛才的迷霧已漸漸消失了，大地上一片金色的陽光，寰宇間似乎很開朗，但他的腦子裏却沒有這麼開朗，還有一點疑惑：到底「青年文學研究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呵？

晚上八點鐘。

梁萬全和周思文走上了三樓。

一羣人圍坐在長桌邊，電燈的白光光芒下，周思文看見這批年青人正聚精會神地在聽另一個青年講話。周思文看見這個講話的青年，個子矮而瘦小，鼻梁上架了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一邊講話一邊比着手勢。梁萬全和周思文在旁邊站了一會，待那短小精悍的青年注意到他們時，梁萬全才對他點一下頭。

「各位朋友，我有朋友來，暫時

休息一下。」那矮小的青年說了，就熱情的趨前來和梁萬全握手。

「老羅，上回我和你提起的周思文，就是這位，」梁萬全又向周思文介紹：「這位就是羅小剛了。」梁萬全說了，又回頭對羅小剛說：「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

羅小剛熱情地和周思文握手。「思文，我們都歡迎你來，」羅小剛親切地拍拍周思文的肩膀，爽朗地笑了一下：「哈哈，我們又多了一位伙伴了！」

周思文看見羅小剛對他那麼親切，他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他再看那些圍坐着的青年，每個都向他投以好奇的眼光，他的心志忑地跳起來。

「我恐怕學不來，」周思文想起前天看了羅小剛一篇批判頹廢主義的論文，又想起自己過去寫的詩，他心里就不安：「我很落後！」

「啊，你一定學得來的！」羅小剛又親熱地拍拍他的肩膀，然後拉着他的手走到講台前：「各位朋友，我們多了一位新的同道！叫周思文。」

大家熱烈地鼓起掌來，周思文第一次面臨這樣的場面，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嘿，矮仔羅，介紹筆名嘛！」那十七八歲的張彩妹調皮地眨着眼睛。

「王熙鳳——多咀！」坐在張彩妹對面那個高佬王文江故意和他頂撞。

「嘍——」張彩妹向王文江伸出舌頭扮個鬼臉：「「竹桿」！他是你

老子啦！」

「大家聽我說，」羅小剛的眼睛善意地瞪一下張彩妹：「我們這位新朋友是寫詩的，至於什麼筆名，大家慢慢就會了解的。」

「又是寫詩的，大概是孔山！」王文江說。

「看他的樣子，一定是蘇青！」張彩妹說。

「不，一定是徐海！」另一個說

「那里，我看他像岳鳳！」又一個說。

「……」大家七咀八舌猜測，把自己熟悉的筆名都說出來。

張彩妹聽得不耐煩，就撥開了別人的手勢，惡作劇地喊起來：

「大概是何其芳！」大家一陣哄笑。

周思文更不好意思起來。

「不要吵啦！哈哈！」羅小剛看見大家那麼興奮，也爽朗地笑起來：「大家以後要好好地和他們做朋友……」

然後，羅小剛領周思文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就繼續講課了：

「現實主義不但批判現實，而且指出人民奮鬥的方面，帶給人民對於明天的信心和希望……；頹廢主義剛相反，看不見明天，看不見希望，只能傷春悲秋，哀聲歎氣……。」

大家又在一邊聽，一邊做筆記。周思文心里一陣難堪，他不知道羅小剛是否故意在講他，但他的每一句話，好像都是針對他而發的。他心

里有些後悔，後悔他曾經寫過詩，後悔寫他的都是頹廢主義的詩。

下課時，王文江，張彩妹等人，都又關心又好奇地把周思文圍起來。

「思文，你告訴我，筆名叫什麼？」張彩妹擠在前面問。

「你說，我猜對了嗎？你是孔山！」王文江很有把握地問。

「呵……還是不說好。」周思文很慚愧，他恐怕把他的筆名告訴大家了，人家會輕視他，就敷衍着說：「我其實不會寫詩啦，是羅小剛誇獎的。」

「老周，不要管他們！」羅小剛短小的身子往人縫一鑽，就鑽到周思文面前：「我們去喝茶吧，我有話和你談。」說着用指頭向張彩妹的鼻尖一指：「她多咀，你理也不理好了！」

張彩妹很不服氣地在羅小剛的肩上搥了一拳，瞪着眼睛說：

「矮仔羅，你欺負我，下次作業不交！」

「不交？」羅小剛裝得很正經地說：「不交開除！」

「呀——」張彩妹扮了個鬼臉。羅小剛和周思文一起走下樓去了。

回到家裏，周思文細細回想起今晚上的事情，他好像是到了他從沒有見過的世界那樣，那里的年青人，大多是熱情、活潑的，那里充滿了友誼，充滿了溫暖，充滿了生活的氣息，尤其是羅小剛，他那爽朗的笑，他那

親切的面孔，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時，他似乎忘記了煩惱，忘記了不幸，忘記了他的失戀……他覺得，他的心中從來沒有跳得這麼暢快，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興奮。他想到寫詩，是的，他要寫一首詩來記念這難忘的一天。

一想到寫詩，他就想起他過去寫的詩，他就把那些剪稿拿出來看。越看越慚愧，越看越懊惱，最後——「沙啦——」他把那些以前寫的詩一把撕碎了，揉成一團，毫不可惜往窗口一丟。

他攤開了稿紙，可是他太激動了，他不知道從何寫起。似乎任何文字都沒有辦法把他此時的心情表現出來。

于是他隨手在書架上拿了那本「中國現代詩歌選」下來，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似乎要從里面發現一首詩能夠代表他此時的心情。

當他翻到徐志摩的詩時，好像看不見似的趕緊翻過去……翻到何其芳的「我為少男少女歌唱」時他就停下來看，看完了，他又激動地再看一遍，情不自禁地朗起來：

我為少男少女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正在生長的力量。

……

輕輕地從我的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憂傷
我重新變得年青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對於生活我又充滿了夢想，充滿了渴望。

「呵！多美麗的詩啊！」他不禁讚歎着，他覺得這好像是寫他現在的心情，有了這樣的詩，他的詩就不必寫了。

他把這首詩朗讀了好幾遍，才滿意地睡覺去。

十五

農曆新年，爆竹在開花。

陳紫雲抱了一堆芥果、桔子之類的東西，踏着輕鬆的脚步，哼着歌兒走進李紅英的家。

李紅英正在看報紙，一見陳紫雲來，就迎了上去，開玩笑地說：

「啊，紫雲，那早偷來這麼多東西？」

「偷？哼！我告訴妳，」陳紫雲把東西往桌子上一放，拍拍手掌說：

「學員家長送的啦！」

李紅英上回教幼兒班時，也有過這樣的經驗，一到過年，那些村民——學員的家長，就送了一大堆禮物來，但李紅英硬硬不要，那些村民反而有些不爽快。

「噢！貪吃鬼！」李紅英故意作弄陳紫雲：「我以前一點都不收呢！」

「他們硬硬要我收啦！」陳紫雲趕緊辯解：「他們說，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他們，他們把東要往我面前一放，就走掉了，我要怎樣推辭？妳

要說我貪吃，我就拿還給他們！」

「哈哈！」李紅英看陳紫雲很正經地辯護，就很有趣的笑起來：「跟妳開玩笑啦，何必那麼認真？」

「像鬼！」陳紫雲不好意思地白了對方一眼：「有幾個家長，還捉了雞來送，好在我說新加坡我沒有家，才推掉了！」

「這些村民就是那麼熱情。」李紅英說：「上回過年，有幾個村民一定要我去他家吃飯，我不去，他們就說我擺架子，我只好去了。」

「你也貪吃！還說我！」陳紫雲報復似的說：「他們也叫我去，我說還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們就不敢留了。」

李紅英不再說什麼，拿起了報紙，繼續往下看，原來，她剛才正在看周思文的一首詩，看到一半陳紫雲就來了。

「妳看，周思文的詩進步啦！」

李紅英把報紙翻到陳紫雲面前。

陳紫雲接過報紙，認真地看起來，她看見周思文的那首詩，題目叫「死了的昨天」：

我親自殺死了

我的昨天

毫不可惜

毫不留戀……

我的手里

還握着智慧的利劍

不讓它復活呵——

那死了的昨天！

昨天我的眼前

是一團黑

昨天我的心里

一片塵煙……

今天我看見了

光明和希望

我看見太陽照耀的

人類的明天

「啊！老周的詩進步啦！」陳紫雲贊歎地說：「多奇怪，一個頹廢主義詩人，也會把他的昨天殺死！」

「正如妳一樣，妳不也進步了嗎？」李紅英說：「以前我邀妳負責幼兒班，妳還罵我呢！」

「那些事還提它做什麼？」陳紫雲一聽人提起她的往事，她就會想起她和高笑明的那段關係，她就感到一陣的懊惱：「這時還不是給高笑明那個『瓜』騙了！」

「老高這個傢伙現在不懂怎樣了？」李紅英站起來，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晴朗的天宇下，幾顆松樹在陽光照耀中迎風飄搖，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就對陳紫雲說：

「紫雲，我們去找老梁他們要嗎？」

陳紫雲歪着頭，對她露出一個神秘的微笑，很有趣地說：

「瞧妳，不害羞，一下子就想要愛人來了！」

李紅英神態自若，沒有羞澀的表現，反而衝着陳紫雲：

「妳不也想過高笑明嗎？」

「死鬼！叫妳別提他！」陳紫雲有點生氣地漲紅了臉：「我才不想他

，我腦子早就沒有他的影子了！」

「哈哈！生什麼氣」李紅英過去拉陳紫雲的手：「我們一起去向老梁拜年吧！」

陳紫雲嘟着嘴，故意不睬她。

李紅英看她這樣，就放開她的手，也故意不睬她，一個人向門外走去

「李大姐，李大姐，妳生氣了？」陳紫雲急急追上去，拉住她的手：

「我跟你開玩笑嘛！」

「哈哈！」李紅英回過頭來對她笑，她也笑起來了。

「這樣多水果，也不送點給妳的老梁？」陳紫雲說。

「不是我的東西嘛！」李紅英說

陳紫雲就找了一個小紙袋，裝了滿滿的水果，提到李紅英的面前：

「妳拿！」

「妳拿也不稀奇嘛！」李紅英說

「又不是送給我的『鐵』！」陳紫雲把東西放在地上：「拿給老梁，妳也害羞了？」

「不拿就不要啦！」李紅英故意不把東西拾起來，逕自走去。

陳紫雲只好把東西拿起來，再追上去：

「李大姐，妳真無情，對妳的『鐵』也這樣！」

李紅英這會就回過身來，接了陳紫雲手上的東西，對她微笑：

「我看老周他們也一定在老梁家

於是，她們就拉着手，愉快地向梁萬全的家了。

自從陳紫雲和高笑明的愛情破裂

了以後，陳紫雲和李紅英的感情就越來越密切了，後來，李紅英還叫陳紫雲和她一起住，陳紫雲也很高興地搬來了。

趙一青參加了工會，被選為執委了，他不能再負責鄉會的文化班，於是，李紅英叫陳紫雲去教幼兒班，而自己去做文化班。

起初，陳紫雲沒有經驗，感到很吃力，對於那些「小鬼」，她常常無法應付。

第一天上課時，就碰到這樣的場面：

她在黑板上寫完了一個「狗」字。要叫大家唸的時候，一個學員用國語喊起來：

「先生，我要『放屎』！」

他旁邊的一個學員叫起來：

「哎喲！臭臭，他『漏屎』呀！」

陳紫雲走過去看，果然屁股黃黃的一堆，她有點氣，罵道：

「要大便，為什麼不早說！」

那「小鬼」聽不懂她的華語，抬着頭望着她，眨着烏黑的小眼。

沒有辦法，只好帶他去洗。

等她回來的時候，課室里亂得一團糟。

孩子們在課室里走來走去，有的在哭，有的在叫，有的在打架……

沒有辦法，她趕緊去把李紅英叫來。

李紅英比較熟悉這些孩子，各別勸他們安靜，費了一番工夫，才使他們

們安靜下來。

陳紫雲有點不解，教這些小孩子，花那麼大的精神，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她們又不是真正學得到什麼。

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她就問李紅英：

「我真不懂，辦幼兒班有什麼好處？」

李紅英的頭靠在枕頭上，這時就轉一個身，對着陳紫雲的臉說：

「和我們的組織工作結合起來，就有好處，你不覺得嗎？那些村民的孩子來讀了書，他們的父母就更關心我們的會了，如果我們的工作也做得好，他們就會信任我們。」

「哦，原來如此，」陳紫雲恍然大悟似的說：「我真該死，我一直認為是替人家照顧小孩子而已呢！」

「其實，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呀！」李紅英說：「我們願意替他們做事，他們就會說我們好，就會支持我們！」

就這樣，陳紫雲在李紅英的引導下，逐漸的進步起來了，她逐漸地了解到村民痛苦的生活情形，也認識了自己所進行的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部份。

在鄉會里，她認識了更多的朋友，使她感覺到，和她一起走的人，不只是李紅英，不只是梁萬全，還有無千無萬的人。

X X X X X

李紅英和陳紫雲一起走到了梁萬全的家。

梁萬全的兩個最小的弟弟，在門口放鞭炮，有一個點燃了炮竹，丟在

陳紫雲的脚下，陳紫雲嚇了一跳，趕緊掩住耳朵，李紅英看看那炮竹還沒爆炸，就一脚踩過去，那炮竹就不响了，李紅英瞪住那丟炮竹的「小鬼」，恐嚇他：

「告訴你哥哥！」

「我不怕，」那個「小鬼」向她扮個鬼臉：「我哥哥捉我不到！」說着就一溜煙走掉了。

「真可悲！」李紅英望着那奔去的小孩子的背影，對着陳紫雲說：「老梁的父親生了那麼多兒女，可沒法子全都給他們受教育。」

李紅英和陳紫雲走進了梁萬全的家，就看見趙一青、周思文、羅小剛等人都在，李紅英就高興地說：

「啊！這麼熱鬧！」

「我剛才算到有人來，原來是你！」羅小剛和李紅英是認識的，但和陳紫雲就生疏，於是他說：「可沒想到妳還有一個保鏢！」

「這樣會開玩笑。」陳紫雲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

「你們認識了？」梁萬全問。

「還沒有啦！」羅小剛說：「我看她的樣子，很適合搞文藝。」

「她叫陳紫雲，」李紅英在羅小剛的頭上用力一指，對陳紫雲說：「這矮仔叫羅小剛。」

羅小剛和陳紫雲握了握手。

「小羅，今年你要請我們什麼？」李紅英把手上的水果拿出來：「我先請大家吃這個！」

「嘿！還說請呢！我過年什麼東西都沒有買！」羅小剛拿起了一個萍菓就咬了一口：「要是我沒被開除，

我一定請大家去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羅小剛一畢業出來，就找到了教師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被開除了。

「你就一點錢都沒有存嗎？」李紅英問。

「存來做什麼？我們會所的落魄漢那麼多，一個請一頓飯也就完啦。」

羅小剛津津有味地咬着萍菓，一會又停下來說：「老梁最清楚，老子還給過這小子不少錢呢！」

「去你的！」梁萬全開玩笑地說：「等我發了財，一定雙倍還你！」

「你會發財，天都塌下來了！」羅小剛把萍菓心往門外一丟：「等我們的世界到來時，我有了工作，還愁不請你們嗎？」

「那時大家都有工作，誰還要你請哪？」沈默了一會的周思文說：「可是那時，我們大家不懂還在一起嗎？」

「管他不在在一起！」趙一青把吃剩的萍菓心往窗外一丟：「只要轟轟烈烈地拚他一場，死了也甘心！」

「我可希望大家永遠在一處哪，」陳紫雲說：「要是李紅英離開了我，我可不知道要怎樣生活下去！」

「我也是這樣想，」周思文說：「要是老梁和老羅離開了，我將會像一個小孩子，失去了牽手的人！」

「老周，你可不能這樣想，」梁萬全說：「以後，你是應該牽一牽別人的手了……。」

「……………」
「……………」
（未完）

漫 步 所 得

· 雪生 ·

每當夕陽西下，上帝撒下夜幕的時刻，我喜愛漫步在晚風徐拂的海濱，欣賞優美、祥和的黃昏；在這優雅、純和的黃昏裡，會令人忘却一天的塵囂，洗淨一天的辛勞。我往往陶醉在這迷人的大自然裡，冥想著。

走着、想着，我彷彿進入到一個永遠是春天的幸福社會裡，這裡陽光普照，處處鳥語花香，笙歌飄揚；我快樂的唱着、舞着、沐浴在幸福河裡。這裡沒有哀愁，沒有歎息，沒有偷、盜、搶、殺，沒有無賴、惡霸，也沒有剝削、欺凌。這裡有的是幸福的歌聲，辛勤的勞動；是的，辛勤的勞動結出來的幸福果實滿園林，人們滿臉堆着笑容，享受他們辛勤勞動的果實。

啊，太好了，這裡的一切太好了！這裡那裡都傳來熱情的呼喚與親切的問候。我樂得不能自己，臉上掛着滿意而溫和的微笑，一一回答了辛勤人們的呼喚與問候——此刻，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忽然腳下踏了一個虛，身子失去了平衡，差點摔了一交（足旁），原來是下了一個小級

；我鎮定了一下，方如夢初醒，幸虧這裡行人不多，沒有碰到人家，不過人家一定在笑我是馱子了！

眼前走過一個衣衫襤褸的婦人，一手抱着孩子，另一手牽着孩子，後面還跟了較長的女兒，正向着路人行乞，顯然這是死了丈夫的寡婦，這樣帶領着孩子行乞的寡婦，我已經不止見過一次。我心中泛起了悲哀與同情的漣漪。我不知道這是誰的責任，為什麼沒有人給他援助，給他救濟？那三個被喻為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小生命，難道就應該這般受罪嗎？

忽然，傳來轟然的瘋狂大笑聲，刺耳難受，把我的注意力吸了過去，原來是旁邊一家酒吧裡傳出來的淫蕩聲響，我厭惡的掉回頭繼續走我的路。

眼前這一切是這麼淒涼和可惡。有人在飢寒交迫中挨日子，有人却荒淫無度、醉生夢死。難道就讓它這樣繼續下去嗎？

我向往，向往那沒有悲哀，沒有痛苦的美好幸福的社會，我虔誠的祈望，祈望那幸福的社會早日降臨人間，早日給苦難的人們帶來溫暖與幸福，快樂與健康！

國際旅行社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本社代理世界飛機票
各港輪船票火車票
組織世界觀光團
承接結婚花車等

辦事處：
新加坡美芝律四十七號
瓊州大廈二樓五號A室
電話：三一九五八

OFFICE:
KHENG CHIU BUILDING
ROOM NO. 5A, 1st FLOOR,
47, BEACH ROAD,
SINGAPORE 7
TEL: 31958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